

# 清心寶鏡

## 卷三 文部

念頭忽轉移 因果 林攻文  
反覆立心奇 因果 黃安常  
陰陽顛倒轉 因果 李氏昨  
禍福一心基 因果 張靜深  
離合異謀就 因果 陳玉衡  
悲歡巧計施 因果 呂登迪  
褒懲伸憲德 因果 黃錫三  
愛惡感情痴 因果 魏維錡  
守素無招惹 因果 陳紹平  
縱橫己自欺 因果 呂雲從  
福緣崇篤厚 因果 林報德  
偏聽失堅持 因果 李 寶

## 卷四 明部

豪縱不羈子 因果 江瑞裔  
懷柔游愆兒 因果 蘇汀波  
愚衷行義俠 因果 楊辰在  
變態感情私 因果 楊錦春  
巾幗雄豪畧 因果 楊根旺  
衣冠委靡居 因果 楊隆埔  
從容伸憤慨 因果 盧石定  
負性動懷悲 因果 楊家和  
懲傲修愆慝 因果 林仰齊  
因迷苦別離 因果 林氏益  
欺心為險戲 因果 江白祐  
逆志失箴規 因果 謝德欽  
恩怨終須報 因果 羅錦麟  
災祥數不移 因果 林鄭金柱  
情關分禍福 因果 張有儀  
德器憾成虧 因果 盧炳文  
訓諸生

## 清心寶鏡卷三 文部

### 任左主席普濟真人李 以下因果

林泉雅趣滿懷清。有意幽居豁俗情。  
章閣傳燈千載計。因緣悟道一生行。  
果然不昧超人理。真實無虛處世平。  
鑒古觀今師法則。好留心地子孫耕。

#### 念頭忽轉移 因果

夫禍福在乎人心。貴賤出於天命。大數雖然難移。念頭未可預定。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非允執厥中者。其念頭易於轉移耳。曩者安徽廬州府。霍山縣。南郭庄。有楊得時者。幼失怙恃。終鮮兄弟。無戚可依。鄰鄉長老張應銓。艱於嗣續。見而憫之。收為誼子。其妻林氏。素抱慈惻。見此子器宇不凡。聰明出自儀表。愛惜萬分。為之養育。年甫佩觿。（音奚、象骨為之，成人時佩之）使他負笈。心殊了了。口更便便先生喜他可教。鼎力以傳。乃得詩賦頗通。文詞大進方思預擬鵬程。豈料風雲生於不測。禍患起於刻間。遽爾靈椿（父也）秋冷。大樹先飄。萱草（母也）霜凋。同時齊謝。嗟乎再造之父母。竟棄養於百年。喪葬盡誠。無異親喪考妣。顧提携養護之恩。空負劬成勞而莫報。孝心不匱。寧免時動思念乎。幸家計聊以餬口。每感世外仙寰。迨夫服闋三年。時值清明佳節。乃為生養父母上墳。見景情傷。依稀弔影。偶拈一律云。

芳草依依綠草青。野田壘壘影傷形。  
音容永隔千山鶴。儀表長遺一卷經。  
懷抱未忘思養育。衷情有感望親庭。  
可憐啼盡杜鵑血。紙化碟飛淚不停。

吟畢旋梓。閉戶重溫書史。期博青衿。時逢大比之年。與師友赴試。無何文章憎命。窮時倍覺難工。造化厄人。放榜竟遭曳白。自此屢試不售。視功名於意外。年逾弱冠。未訂絲蘿。（婚姻之喻）志秉豪華。好行義俠。（挾權力輔人也）經營者少。靡費者多。未幾將些薄產。消盡無餘。至此壯士無顏。阮郎羞澀。（阮籍窮途也）不得已舌耕為業。聊以餬口充飢。自抱矜才傲物。同擲菓之潘郎。（即潘安美男子）士行未堅。搜東牆之處子。事當過後。追悔空嗟。謝絕塵緣。效赤松之遊（赤松仙人古之也）訪聞舒城海山洞。了然和尚。道行高深。能知過往未來。遂往卜休咎。見其頭童齒豁。（曰老人頭髮禿齒落也）眼若電光。神氣非凡。飄然瀟灑。（音消洗清高絕俗貌）跪而請曰。弟子出身寒微。遵儒守道。造物生我以丰采。大塊假我以文章。飄零隻影。遭遇不辰。司化育者何厄人之深耶。素仰高僧。恭臨叩示。僧曰。子既厄於窮途。如何不死。得時聞言怪而答曰。佛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師

傳何怨人生而好人死乎。僧曰。爾念頭不堅。宜其墜也。時復問。竟閉目不言。手麾之使去。不得已悵悵而歸。憂忿成疾反覆前言。似有提醒。奈何七情久積。厥疾弗瘳。命果死矣。一點幽魂往投高僧門下。了然笑曰。爾何利欲心重。難脫苦輪。茲念前根未泯。權渡安樂一回。將魂收入袖中。駕雲直往廬州城中。富室龔尚文者。承祖父之遺業。守拙無能。生來醜態難堪。好畜嬌妻美妾。效顰可厭。人号鄉愚。方與姬妾狂歌酒讌。忽爾霍亂昏迷。救不及矣。命見嗚呼。忽來瘋僧曰。爾等勿憂。余能起死回生。未知肯容納乎。妻妾聞言。咸跪叩救。僧人口念有詞。袖中一拂。將得時之魂轉入屍身。少呵一氣。暫見蘇醒。妻妾叩謝高僧。餽金不受而去。遂具參湯為他養氣調元。安排香閨綉閣。令彼息偃安眠。未幾精神復舊。四體爽然。眼見妻妾之十奉。百般之美。四顧滿門。不能認識。思前慮後。何以異於當前而來於斯乎。不覺失笑。頓悟本來面目。問名於妻妾婢僕財產之統計。家人以為病後。精神恍惚。記憶顛倒。故不疑李代桃僵。（喻以此代彼之謂也）亦為詳陳以安之也。至此得時也知自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矣。攬羣芳之領袖。握家主之重權。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享現成之福。獨富貴有誰知哉。於是重整華屋。作珊瑚七寶床。覆以錦繡大被。盡偎玉倚翠之歡。出則鮮衣怒馬。狎歌妓燕舞之樂。享生前所未有。遂流連於歲月。時城中有名妓小字錦雲。芳年二八。才貌俱備。善於詩詞。因迫家窘。謀菽水承歡老母。亦紅粉中之孝女也。每逢接客。暗淚偷彈。自嗟薄命。作詩一律曰。

可嘆蟾宮謫降仙。紅塵墮落應傷憐。

飄零柳絮隨風舞。放蕩葵花向日偏。

業鏡高懸分黑白。瑤琴別調卜婚媾。

只緣菽水偷生計。默默含羞淚欲捐。

眾聞其名。或嘉其孝。不忍鍾情。故得時亦往遊焉。與彼吟詩寄慨。頗得腹心。然知其孝。勃發憐恤之情。厚待其母。並代謀脫出迷坑。使他從良。以全一醮終身。而已不復相戀。此豪俠好義也。錦雲感其盛德。言必信報於來生也。知得時好耽花柳。乘間勸導修身。每作詩以感之曰。

紅粉樓中悞少年。要知領悟要知遷。

滿衷假意金貲好。令色虛情笑拍肩。

骨肉成仇妻子怨。親恩反背鬼神愆。

殞身斷喪前程志。達士知修勿苟延。

得時見詩感動。知悔前非。對鏡問心。何另具一樣面目。貌既不颯。不似潘郎體態。實羞對於人前。自此埋頭縮足。與妻妾詩酒自娛。不復履蕩子之轍矣。未幾忽來一信。乃報錦雲訃音。謝絕塵世。玉骨長埋。無非告別報德之意也。得時偶動心機。嘆人生若夢。為歡幾何。不早勘破塵情。無常一到。命不由人矣。思前高僧渡我至

此。欲脫苦輪。必須重叩。私出故園。往海仙洞再訪了然和尚不可得矣。四處查尋。偶見方丈壁間。律詩一則曰。

慨捐浮生不永年。何如須早逐歸鞭。  
迷沉苦海難逃數。貪着情絲莫放牽。  
變體易形成幻景。醉生夢死結虛緣。  
孽端廣積終須報。彼岸非遙性早遷。

得時玩其詩意。句句提醒。以後誓心懺悔。與諸妻妾割愛別寢。補前虧心。施濟窮民。兼行方便。因前縱慾。致絕生育。恐嗣續無人。乃螟蛉一子。取名補袞。以承兩姓宗祧。及長親教詩書。亦頗穎悟。未幾妻妾相繼疫亡。至此更嘆世情。風雲不測。生死難料。決意雲遊。訪師問道。聞說巢縣之北。相傳王子喬學仙成道之跡。故名王喬洞。遂親詣洞府訪道。但見山明水秀。一片清陰。逸緻出自天然。甚愜於心。不復他求。洞中主職。號頑空道人白髮蒼蒼。顏如童稚。不喜言談。終日跏坐。逆知休咎。人多師之。得時叩謁座下。受戒為徒。師命庖中燒火。

充當苦行。磨鍊身心。不覺數年。備嘗苦況。復不得聞道傳經。欲脫生死。終未可得。有負我輩立心。思念在家錦衣玉食。女卑僕使女。獨自為尊。今居人下。徒受苦惱。無所見長。莫若逃回故土。遡跡山林。亦不失高人雅懷也。那知念頭纔動。頑空已知。喚得時面責曰。爾後以窮魂附體。擅作威福。廣佈愆尤。只緣前根可渡。權收門下効勞。磨爾前愆。方超歷劫。免受輪迴。豈知一念不堅。疊貪塵景。孽債相償。不免報復。緣已盡矣。速自歸籍。勉立善功。期生福地。修補將來也。得時聞說。驚動心機。哀求渡脫。頑空不納。不得已束裝歸程自悔先後二師皆屬得道。不受教誨。到此無緣。憂鬱成疾。日加沉重。料已不起。見嗣子成童。囑咐修身立行為本。母待衰顏。修悔已遲。許多珍重。囑畢而逝。時年四十有九。一魂不泯。仍歸泉下。冥王查其功過。判曰。得時生為孤子。受誼父母提携。不背舊義。孝念不忘。守身士行。始亦可嘉。不該窮途改志。竊玉偷香。後能知悔。受高僧為爾易形安樂。理宜藉假修真。施財佈德。胡乃自諱欺心。肆行愛慾。多種罪根。廣招冤孽。法當重懲。以警愆尤。姑念誓心懺悔。累種善功。利人濟物。將功抵罪。但為念頭錯動。必受生死輪迴。以俾修補。轉生臺灣嘉義縣下。林悻為兒。名攻文。知書識理。一世優遊。又判張應銓同林氏曰。念爾夫婦生平好義。別無過惡。提携誼子。施恩未報。其緣猶存。仍命應銓轉生林家名悻。為得時之父。林氏轉生楊門之女。為得時母。以報前生養育之德也。又判錦雲既通經史。必遵聖訓。不該墜入青樓。有污貞烈之名。致干淫律。法不宜寬。憫爾孝行可風。後能猛醒。從寬處分格外施恩。然屢受得時厚恤。脫出迷坑。曾懷報德之念。使爾轉生李家名女柔。與攻文為婚。以續前緣。報德偕老。判畢各赴投生矣。

詳查林子攻文。今世得享安樂。青年習性未免全無。但讀孔孟之書。亦知厚道處世。不矜不誇。守志養廉。復能志道依仁。持齋養性。樂善不倦。亦深可嘉也。務須力

參大道。窮究性元。廣佈外功。以全內果。今生宿慧。即屬前因。可不更加黽勉乎哉。

半世修清福。循環定不移。前根從未泯。後果要加持。  
位證菩提岸。身超造化基。外功勤廣佈。自可樂瑤池。

### 右主席佐道真人朱 詩

窮通得失本由天。天道循環在眼前。  
前數已昭生死後。後生恐墮情魔牽。  
牽連孽海殃身早。早布善根勵志堅。  
堅戒修持明禍福。福田廣積勝良田。  
反覆立心奇 因果

夫天地之生人。固賦之以至性。活動於宇宙之間。其始未嘗有謬。迨夫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昧却本來。即此心反覆之間而善惡見矣。因果之徵。信不誣也。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城外。富翁胡克光者。娶妻白氏。賢而且美。老年不育。翁甚憂之。白氏勸他納寵。以期老蚌生珠。（老年得子）乃選商家少女。小字嬌鸞。年纔二八。粗通翰墨。而性驕矜。入門後。見翁年毫不愜素懷。雖枯楊生稊。未免鬱生肝膽。病患七情。不數年竟歿沒矣。翁痛求嗣不得。反增一段孽端。白氏勸夫立德。濟弱扶傾。或者天佑善人。亦未可量。但思先祖殺生成家。恐遭天譴。報我絕嗣也。速宜秉此立心。當空誓告以求之。翁聞有理。依語而行。自此放生戒殺。重義輕財。鰥寡孤獨。咸施賑恤。力行十載。始舉一男。取名興基。骨格非凡。夫婦甚鍾愛之。未及週歲。而翁一病西歸。白氏痛不欲生。但念孤子呱呱。（嬰兒哭泣之聲）當權掌理家務。僱乳媪以養之。不覺光陰易逝。轉眼成童。使就外傅。恐被人欺。白氏愛子心切。不忍分離。遂致驕養成性。遊戲為心。無意詩書矣。族中叔輩。勸白氏勿為溺愛不明。貽誤孩子天性。而白氏不以為然。悞解族中諷己。自恩遺此厚產。足蔭兒子富貴終身。何用讀書成名。受制於君上哉。益縱之不羈。（不受檢制者謂之不羈）而愛更加焉。豈料禍生不測。白氏偶染風寒。醫者以為老弱。悞投熱劑。氣塞而亡。此際興基頗知人事。亦秉哀誠痛悼。欲與誰依。幸族叔克順代理喪禮。既畢。念同一本之親。教訓興基讀書學禮。日夜慇懃。年將弱冠。（男子二十曰弱冠）智識漸開。偶被匪友引以冶遊。（步春路也）其故態復萌。性乃遷矣。始以潛身匿影。繼竟逞於自然。克順知風。默加斥責。基奈不醒何。每日朝秦暮楚之歡。倚翠偎紅之樂。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將近數年。遺貲殆盡。暫見問舍求田。但素性豪邁。廣交遊。汎愛衆。或見窮苦無告者。亦慨然樂濟之。故受恩者亦多耳。聞江蘇名區。人物薈（音穢草盛也）萃。（聚也）淑景宜人。乃與羣友遨遊勝地。時省垣有妓字瓊瑤。才藝俱工。名傾一時。興基遊興方濃。即與鍾情。意外相親。若天緣之有在。共訂山盟。謀為琴瑟。而鴛母（鴛性最淫曰鴛兒娼故稱娼妓母曰鴛母）

方為奇貨。非萬金不可得。興基行囊窘甚。遍謀諸友。共湊千金。難足其數。不得已告於瓊瑤。權且告別。容歸圖之。妓曰。郎既真情。毋須別覓。妾有私積數千。其餘再貸諸姊妹。必能如數也。約會明宵。屈期如數向鴛母贖身。豈知鴛母前乃戲言。今見事實。竟反覆不許。相鬧一場。然後兩相解決。立迫娶出。於是瓊瑤脫開苦海。得意從良。同回原籍。買棹中流。時將薄暮。月明星稀。水光瀲灩。（水動也）景可沁於詩脾。不覺逸興勃然。共相對酌。效蘇子赤壁賦詩。以誌風光之美耳。興基謂妓曰。某騷壇久廢。未曾研磨。有此勝概。不可無佳作。煩卿代吟之可也。瓊瑤笑而不辭。即景吟曰。

一色湖光萬里明。載浮寄概樂餘生。

風涼不用蒲葵扇。對景思鄉動客情。

方在吟咏之時。忽聞櫓聲咿啞。前來一舟。彼此相見。亦乃過客。名吳奎因覽湖光之勝。聞女吟詩餘韻。故相近而會晤也。興基受彼招飲。客問女從何來。興基據實告客。見女貌嬌嬌。（美貌也）欲謀為己婦。乘間言曰。凡為妓女貌善心狠。棄舊憐新勢所必然。况阮郎羞澀。彼若知情。終必反覆。亦難久持。莫若乘此圓脫。飽爾私囊。較為得計。興基聞言心動。請曰。君何以教我。客曰。某受宦族託以千金。遍買名妓。以充下陳。（侍妾也）君如果割愛。請倍貸之。不識可乎。興基自思迫於窮途。亦不計金之多寡。遂答曰。某雖諾。還須為女白之。回船低首不作一言。妓訝而問曰。鄰船客人請君何為。返而不言何也。興基白以故。妓艷然不悅曰。妾以君為知己。傾意歸誠。藉以終身依附。為得其人。豈料中途反覆。為貪二千金之小而忘情。是人類所不齒。自悔事之非人耳。遂入艙中。取一小箱。啓籥示曰。中藏十顆明珠。金光奪目。價值連城。（趙、卡、和、璧、價值連城）其餘寶玩珍奇。橫陳充滿。留此以報知己。共享百年。前途試君心德。未及獻前。奈君行簿福微。不堪受用。致此負心。亦妾之不識人也。嗚呼已矣。遂效杜十娘抱寶沉江而沒。興基急援之不及。眼見隨波而下。人財兩空。自悔不該反覆。徒躑躅（音鄭濁行不進也）而徬徨矣。顧彼客者。新安吳奎也。慣走江湖。行商致富。性狡心詭。而好漁色。故到處留心。訪求傾城窈窕。（美心為窈，美容為窕）頃觀瓊瑤被他反間投江。自知有過。恐人指謫。急贈興基百金。以資程費。遂即解纜逃去。頓覺坐臥不安。每見冤魂現形。變成怔忡之病。終身廢疾矣。然而興基憂忿成疾。進退徬徨。羞回故里。思欲隨入於波中。徒負七尺之軀。覆宗絕祀。罪更難逃。莫名權且偷生。留此身以修悔。仍返棹江蘇。暫依故友俞伯原家。詐言前途遭劫。幸得逃命歸來。友憐而留之。並勸修身立行。必代選擇良緣。以正人倫之始。時城中鱈（即塩也）商林應麟者。伯原之葭莩也。（葭、芦竹、葭芦竹之膜、說文、戚屬之）交易公平。厚道處世。尚乏掌櫃一人。俞為興基介紹而就傭焉。事頗勤謹。不復冶遊。為東翁所器重。但翁無子。惟一女名秀霞。妙齡十八。待字東床。訪知興基未婚。正當少艾之時。託俞代女執柯。作乘龍之選。兩得魚水之歡。共訂百年佳偶。亦感俞至誠

之德也。至此蔦蘿（俗名寄生草、喻婚姻得依附之所）有託。力助經營。疊居奇貨而邀厚利。數年亦成巨富矣。一日翁積貨往輸外洋。忽遭颶風（狂猛之風也）之覆舟。乘客淹沒。獨翁似有物負之。漂流海濱。受人救醒。仍赴蘇船。得以回鄉者。亦生平之福報也。於是前貨既覆。財本空虛。幸其交遊以道。顧客依然。未幾亦漸振作矣。豈料人命無常。禍福莫料。翁竟一病作古。而權歸於興基掌握。是年亦舉一男。取名連珠。以承兩姓宗祧。自此看破世情。濟施孤寡。拾而啓視。中有賬簿一冊。白銀百圓。珍重包裹。知屬收賬者所遺。思若貪取。必貽遺者性命之虞。莫若權待以還。質諸神人無欺也。遂待綠陰樹下。久之忽見一人。徬徨四顧。行色匆匆。近而問之。曰。因在此停步止渴。偶遺行囊忘攜。迨至途中始悟。返尋無存。未審貴客曾見否。興基察彼形容。諒必遺者無疑。乃問既遺何物。客曰。余字鄭登雲。奉東翁命。往外收賬。內白銀百圓。賬簿一冊。以花巾重重裹之。今若遺失。我命休矣。言畢淚流滿面。興基聞言相符。將原物取出交還。登登見物依然。喜不自禁。零取四圓以作酌謝。興基卻而不受。更加啣結不忘。叩謝而別。然光陰易逝。蹉跎四十春秋。回首故園。寧無念舊。古人云。富貴不離故鄉。宜乎歸省墳墓。乃商其妻。攜之以歸鄉井。顧昔日耆老。少有存者。見景傷情。涕零者再。而前業亦已易主。於是重贖舊物。再整一新。移眷以居。鄉人聞知。咸謂蕩子回頭。賴先人積德所被也。興基至此。益知福善禍淫。賞罰不爽。力加懺悔。廣佈善功。年及五五。一病云終。迨諸魂各集冥中。王依功過判曰。俞伯原生平急公好義。有勸勉興基之惠。命轉惠安縣。黃順序。咨爾瓊瑤。為女子。既知詩書。宜守婦德。胡乃甘心蒙垢。有貽圭玷之羞。迷惑膏粱。穢行辱身之咎。淫律莫寬。法難倖免。先命鬼卒。罰以炮烙之刑。復念厥後立志從良。舟中有阻。生死不移。守義沉江。情有可憫。從寬處分。恩怨相償。使轉郭女名捷。配惠安縣黃順序為妻。又判胡興基曰。爾受教於聖門。不知遵規守戒。驕養性成。朋比為奸。秦樓楚館。惟狹邪是遊。不顧先人創業維艱。而竟花消、蕩盡。損身敗德。首惡堪誅。既以妓為眷屬。又反覆以悞人。背義忘情。何能辭咎。茲念前根有在。父德流芳。後能知過力改。還金救命。義舉勇為。將功抵罪。猶不足償淫惡之魁。從寬處分。容修補來生。往投惠安縣。蒼雲舖。廿四都。長燒厝鄉人氏。黃順序為子。受胎於郭氏。取名媽為。跋涉江湖。遠祖離鄉。碌碌半世。苦樂備嘗也。復判吳奎。不守素行。貪圖漁色。反問興基。致瓊瑤負氣沉沒。是爾之罪也。法須重懲。姑念初年事母盡孝。功過賞罰。豈能一律赦免。以男轉女。相報來生。命投陳家女名格。與媽為結髮。食力持家。受盡苦況。以竭犬馬之勞。恩怨相逢。未免情愛相左。得偕老以樂晚年。報前因之所造也。再判鄭登雲曰。爾受興基還金活命之恩。理宜圖報來生。命轉黃家為媽為少子。興家立業。振耀門楣。以報前惠也。判畢各赴投生去矣。餘不多贅。詳查黃子媽為。今世不該失檢。土行欠修。初年奔越鄉井。甘苦已嘗。其所遭遇多乖。而私情廣合。愛有獨鐘。豈孽債可眷戀哉。夫親以恩合。妻以情合。恩情兩字。

毋容昧也。然爾忠直居心。不阿權勢。其志亦有可嘉。故使晚年納福。受子之榮。速宜勵行修功。以彌往咎。莫待風雲變幻。欲修無日矣。切勉之哉。

日月如梭急。白駒瞬息遷。修功宜卓勵。補過要勤堅。  
勿被孽冤累。免貽苦債纏。前因與後果。報應理昭然。

### 任濟世觀世音菩薩邵 詩

禍福天心定不移。孰從方寸立根枝。  
前生每為貪嗔悞。此世依然愛慾痴。  
孽債牽纏何日了。冤愆累積幾時離。  
循環黑白毋容昧。賞罰分明報應施。  
陰陽顛倒轉 因果

夫人之良心未盡滅絕。只緣失於靈明。而忽於覺察也。且天理人慾而相連。非大智慧以照之。大力量以任之。鮮有不被其迷者。陰陽之顛倒。逆造化之轉移。在乎此心之構造耳。江蘇古稱名區。四海高明咸往賞覽之。其間有施鴻鳴者。籍係福州福清縣人。早失怙恃。與族叔有紀為提携教養。及長聰明性巧。學業精勤。而性過於輕浮。然家計窘迫。叔氏使他棄學就商。年年頗有所獲。於是交遊日廣。四海為家。有紀見他弱冠。恐其嗜欲將開。難以遏止。遂即代選范家淑女。小字雲屏。貌醜而有才德。故取為婚。合卺之夜。鴻鳴見婦貌不颯。意頗不懌。凭几低徊。雲屏察知夫意。念自初來。不便勸誘。待他睡後。始就而申以大義。期其開悟痴心。那知未及三朝。竟逃避而他就矣。於是遠離鄉井。遁跡他方。與友冶遊。誓必擇美而娶。故行商於江蘇省垣。與胡興基最稱莫逆。時旅舍鄰家。有婦梁氏。青年早寡。姑老而貧。守志女紅。以供菽水。每發哀痛之聲。鴻鳴聞而往慰之。見婦少艾嫵娜（音嫵那柔長而美也）忽動憐愛之心。先利以恤之。繼以情誘之。未幾彼此苟合。遂成並蒂連枝。誓重山海。不數年竟誕一女。四鄰咸知。皆薄他二人所為。指謫難堪。於是抱慚。徙避城外以居。無有知者。儼然夫婦矣。為貪花柳。生計拋閒。竟成坐食山崩。本貲費盡。方思營謀已無由矣。不得已告貸於友人。誰憫窮途之苦。幸喜興基豪俠好義。知他床頭金盡。壯士無顏。助以貲斧。權作謀生。豈料命之不辰。運途多舛。云為疊受虧損。反增疾病纏綿。梁氏目覩情傷。勤十指以濟急。延醫暫獲痊安。自思萍寄他鄉。不思返本。恐為異地幽魂。莫如攜眷歸籍。較為兩全。但川貲困之。囊囊空懸。必須告別胡兄。竟蒙見惠。再受厚贈以歸。及抵故園。門庭頓改。不似前時。聞知山荊憂忿而亡。叔父病瘵而死。故此家業凋零。為他人所有耳。不覺進退徬徨。胸縈萬慮。慨嘆十年勝敗許多人。信不誣矣。深悔昔時之非而今修悔莫及。乃將餘貲結廬棲止。誰料梁氏遠涉山川。不服水土。遂染病逝矣。嗚呼至此極矣。厄何深也。殯葬無貲。將女鬻人。得財以薄殮之。草草畢事。飄然隻影。欲乞誰憐。看破世情。往投湧泉寺為僧。法號淨業。誥誦懺悔甚懇。奈何夙孽



深重。雖修十餘年。而念慮終不能歸一致。那得免於業報哉。其師勉他積功累行。以蓋前愆。種來生之福報耳。韶華迅速倏忽四九春秋。偶染沉疴。藥石罔效。而竟圓寂矣。諸魂齊到冥司。閻王把筆判鴻鳴曰。青年立身。最宜慎行。克諧孝義。以尚高風。胡乃反正趨邪。忘叔父養育之恩。棄山荊不颺之醜。姦通寡婦以為妻。放蕩形骸而敗業。罪難勝數。律不容寬。姑念窮途知悔。受戒空門。濟世堅修。不怠厥志。以功抵罪。孽猶難消。從輕處分。罰轉女身。報前受之恩冤也。命投臺島李家名旌。重重婚配。未獲偕老。先苦而後甘也。又判雲屏被夫所棄。憂忿殞亡。亦爾夙業所造。憐爾受屈。判轉男身為陳家子名有成。與李氏旌結髮八年而沒。以償相負之前緣也。復判梁氏。既賦柏舟之志。理宜清白終身。如何一念不堅。被鴻鳴所誘。遂致敗壞清操。法當重懲。慈念孽債未清。容再報復。使爾投轉男身。為黃家子名契。私於李氏以成妻。報前生被誘之業贖十二載之緣耳。但鴻鳴屢受興基援急之惠。使來生暗以報之。未免瓜李之嫌。偏乎情也。判畢各往生方。投於下土矣。詳察李氏。處世安常。女作夫權。先苦後甘。悠然得祿。而偏感於私情。悼琴瑟斷乎子絃也。苟能不失珪玷之羞。痛切修身之路。庶免孽債牽纏。墮落苦海。乘此積德立功。勿等優柔虛度。人身難得。可不省哉。

苦海嘆無邊。修持勿苟延。善緣遭福報。迷昧受災愆。  
報應循環轉。褒懲往復遷。毫釐難幸免。鑒此爽心田。

### 任正主席護世天尊駱 詩

張大規模篤志成。子猷泛棹樂餘生。  
靜藏退舍求無我。深畜當家着有情。  
因向前修千劫轉。果從己造萬緣輕。  
判明往事難逃數。示爾分明勉力行。  
禍福一心基 因果

夫人之賦性立心有所不同者。在乎善惡之間以兆於禍福也。天道好還。依人所作因。報以所受果。故一心之所基。胡可不慎哉。浙江杭州府。仁和縣。辛生應鑣（音鏢）者。早年失怙。（無父也）雁序無依。幸先人遺下薄產。賴寡母仇（音掌姓也）。撫養以成之。幼殊穎悟。過目無遺。頗受先生所器重。力勉課程。以期學優登仕。而仇氏教訓更嚴。一日偶碎其帶上玉佩。懼母見責。夜竄山谷中。見月色朦朧。四顧無家。從何投宿。信步久之。忽見似有村落。至則板屋竹扉。銅環雙闔。叩之雙扉頓啓。一老翁出問曰。寅夜剝喙。（音叩門琢之聲）小子何來耶。應鑣答以投宿。遂邀入內座。翁細問姓氏。具以實對。翁艷然不悅曰。爾父即吾讐人也。應鑣曰。素昧平生。未識從何獲罪。翁曰。余延陵舊族。與爾父為總角交。（幼少交也）之兩家內子有孕。指腹為婚。後余弄瓦。許奉箕箒。不料爾父棄世。竟停此議。使吾女有標梅之嘆。言之切齒。相負何深也。應鑣聞說。茫然莫對。進退徬徨。忽一老

婦出曰。咎在親庭。干渠（干涉他人也）何事耳。苟媿存心不惡。猶可釋讐修好。於是翁色稍霽。（音擠去聲怒氣稍釋）注目審視。應鑣對曰。先君果有成議。婚姻人道所宜。何敢違哉。翁等大喜曰。乘此佳辰。草具花燭。相訂百年。完我向平之願可矣。遂令彼女出見。明眸皓齒。妍麗無匹。即命互相交拜。導入內寢。枕席之間。細詢彼女顛末。女曰。郎歸問於慈母。當自知之。妄非妄意高攀。銜玉以求售。實欲重倚於將來也。未幾天未及曉。女促急歸。應鑣曰。新婚正燕。何忍遽離乎。女泣曰。妾自見棄於君門。自以女兒身終老牖下。今所以含垢為歡者。實欲藉此一宵嘉禮。正名定分。使我骸骨依君先塋之側。緣當報於來生也。妾有玉佩一枚。持獻萱堂以作盟信。應鑣接而視之。與所碎者無異。正驚訝依戀之間。聞岳父母候送門前。握手垂涕而別。熹（音熙）微（光未陶潛文恨晨盛貌光之喜微）晨星。翁導以歸路。抵家天已黎明。母氏訶責交加。應鑣故作笑容。跪以謝罪。並將玉佩呈獻。述明昨夜所遇。母詳視者再。曰。是矣。曾記汝父在日。與吳家指腹為婚。後吳生女名如雲。九齡時見女貌韶秀。（即美秀也）將聘為汝婦。戲解玉佩一雙。各繫其一為記。繼值爾父喪亡。彼此遠別。不復記憶。後聞其女及笄暴卒。父母相繼而歿。今骨埋荒土。那復得成嘉禮哉。母乃夢乎。應鑣聞之愕然。翌日尋至其處。見破屋半楹。停棺三口。始信其真。拜奠痛哭而返。白於慈母。母曰。此貞魂現形。示我以代安窀穸。（音屯夕墓穴也）宜並殮之。另遷女柩瘞（音翳理藏也）於先隴之側。作律一則弔云。

玉骨長埋土一坵。音容斷絕有餘愁。空傳鳳卜驚魂夢。

折散雁行喪匹儔。桃斫（伐也）蘭鉏（割也）情曷已。

海枯石爛會無由。貞魂有鑒休相昧。俯納心香達九幽。

祭畢歸家。是夜夢女拱手謝曰。蒙君盛意。得安壤土。澤及二親。誓當報德。但此世緣慳。尚待贖於未來生。願君奮勉前程。勿負所望可矣。言訖渺然。自此昧爽（天將明）丕顯。（大明也）以勵所勤。自覺胸懷浩蕩。夢筆生花。似有神助者。然翌年大比。赴試入闈放榜名列十三。芹香見掇。門楣重光。迨及鄉試。整裝就道。假寓於城中。望月亭之側。夜靜溫習經史。至於得趣。竟高聲朗誦。猶如絲竹飄空。足以豁人愁思也。鄰家羅氏女妙齡新寡。工翰墨而通詞曲。乃悼亡夫。不成寤寐。忽聞書聲清朗。頓啓春心。欲效文君所為。羞於啓齒。乃裁箋作一律。令小鬟宵中叩門傳遞。應鑣見詩云。

書聲權作管絃聲。動聽靜中寐不成。

一種悲歡成異路。半生苦樂博虛名。

琵琶有怨嗟鴛侶。翡翠無溫聽雁鳴。

邂逅天涯遊客在。花前留意賞花情。

反覆吟咏。感女才思頗工。不覺慾念猖狂。竟效韓壽偷香。春風一度。兩情款洽。海誓山盟。相約白頭偕老。自此無夕不會。久之被姑孟氏所覺。忿欲捉之。轉思當

頭失臉。權忍暗裡相規。迨更樓五鼓。婦起理粧。諭之曰。不念爾翁西河衍派。宦裔名門。乃夫雖懦弱書生。亦曾遊於泮水。不幸夭壽不貳。負我老年。賴爾相依門第。守此薄產。足度殘齡。何乃吳市。獻柳章臺。夢結連宵。翕然意滿。忍抱白珪之玷。致貽中葶之羞。口讀詩書。已明禮義。如是行為。何以對先人於地下耶。羅氏被姑所訓。不覺赧顏無地。自思素懷貞靜。如何着景迷人。夙世孽魔。逢於意外。欲修悔已無及矣。退守深閨。憂忿交并。其姑見婦羞恥。恐行不測。同榻起居。以防其變。然孟氏亦名門之女。文藝淹通。復仿五子之歌。以勉其婦及婢僕等云。

其一曰。

齊家有訓。人可勤。不可怠。勤惟家本。本固家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不聽予。一時兩失。禍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爾眾。懍乎若朽索之馭（同御）六馬。為人下者。奈何弗慎。

其二曰。

訓有之。內作盜荒。外作淫荒。甘懶嗜頑。鑽穴踰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

惟我高堂。有此義方。汝悖厥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

巍巍我主。一家之尊。有禮有法。貽厥子孫。吟詩誦賦。昔人則有。荒墜厥緒。誨淫絕恥。

其五曰。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人實誑汝。汝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苟悔厥過。來者可追。

滿門婦女熟誦此歌。以銘自警。奈八珍甫備。而廚者先嘗。大廈未成。而匠人先坐。顧是婦既已失身於人。修亦遲哉。遂萌厭世之念。預作黃梁夢詞一揆云。

顧彼秋夜月團圓。動人情思起愁端。攀桂客

。人廣寒。挫折名花。失却明珠落世間。春風一度黃梁夢。長與風雲變態還。寫畢置於案上。見家人睡熟。自解衣帶縊於樑間。而孟氏留心乃婦之不測。寤而不寐。朦朧間忽聞振動之聲。驚起視之。見婦懸于樑上。急呼僕婦解下。胸部微溫。

用薑湯灌之。幸暫更甦。呻吟不已。姑慰藉再三。待其安全謂曰。將差就錯。以締百年。吾不忍中郎弱媳。作春風別嫁也。仍依老身以為爾我依靠耳。命約情郎央媒作撮合山。（締婚之重，山盟海誓）並投鴻書於慈母。事纔議就。將效乘龍。而應鑣忽捧慈翰。言已婚定鄉人矣。嗟乎。昔日契濶情深。五百年一夢曾酣。緣了三生石上。前則交已欸洽。鳳翥鸞翔。今而締有實緣。鴻離鵠別。主婚姻簿者。何陋人之深也。三復母書。躊躇不決。忽轉念曰。母既主婚。不可違命。此婦有約。未便輕拋。先回燕爾新婚。權置道旁苦李。待入場後以決行止。未幾試期已屆。應題揮毫。篇篇綿繡。字字珠璣。竊喜青錢萬選。徼倖於心。那知功名兩字，陰鷲所關。

座師方讚其文不加點。（言文無一字可易也）取列十八。忽起旋風。將斯文掃地。見一青年病鬼。立於當前。舉手推落也。乃知敗行為之曳白矣。（天寶二年張爽在花萼樓面復試終日筆不下，人謂曳白）應鑣見科第不售。罔省往咎。詐以母病往辭羅女。受餽多金。言歸省後即來爾諧。決不相負。珍重而別。然思處於模稜（依違無所可否也）兩到之間。以遂徘徊兩地。斯誠美矣。不亦樂乎。及抵家母已備齊花燭。佳期既到。范氏女即便于歸。合卺之夕。見婦體肥項短。貌醜媼母（醜婦也黃帝四妃）三分。不似燕瘦環肥。（趙飛燕楊環，肥瘦合度）香堆粉琢。心懷悵觸。鬱自無言。范氏察知夫意。輕啓朱唇微吟曰。

自古妍媸等不齊。各懷長處莫輕批。

世間豈少鍾離女（即無塩也）。輔國匡君作品題。

應鑣以為婦蠢無知。已懷厭棄。及聞吟詩。意頗清婉。才思可知。回嗔作喜。和其原韻云。

見賢立志欲思齊。優劣何妨使眾批。

豈為糟糠忘彼婦。惟留美德後人題。

吟畢相談所學。頗愜素懷。然終以妍媸為不足。權與共效于飛。造端乎夫婦矣。駒光迅速。忽經數年。連年子女各一。其母偶染重恙。竟別人世。應鑣哀盡其誠。而安葬之。居喪讀禮。以表孝情也。迨服闋三年。應例考期。整裝辭妻就道。重跡羅女故宅。見門扃（外閉之闕也）不作人聲。似無有居者。訪之鄰人。方知羅氏憂忿而亡。其姑見婦既死。老景無依。亦抱愁相繼畢命。可憐絕少親疎。遂致覆祀。家既無主。諸婢僕分產而逃。實可痛惜哉。應鑣聞說。感動哀憐。嘆彼名花。香消玉碎。潛然為之淚落矣。自此一慟。致成心臟之疾。百方醫治。針砭無靈。聞言西湖太和壇。開堂濟世。四方往叩仙乩。疊多效驗。乃具心香虔誠而往求焉。是夜蒙柳仙降乩。示太平詞一則云。

風來露涼。雲歸月茫。銀河界。樂相將。踰彼東家牆。貪新娘。棄舊儂。削除壽，算科場。罔回首。問是情長夢長。

應鑣見詞道破心跡。駭然跪倒。哀懇救護。乩復示曰。

念爾夙根亦有緣。權收門下挽回天。

慇懃補過消冤孽。償報來生理必然。

因是無意功名。潛心於太和壇。修養效勞矣。蒙 仙真賜以靈丹。厥疾霍然。（愈也）朝夕受訓。習為正鸞。而諸真得藉其手。大興教化之門。倏忽十數年。而救世之功不少。濟恤之舉亦多。常念離鄉日久。欲回以省墳墓。請命於恩師示云。

從來禍福一心基。大數難逃四九期。

欲離仙鄉歸故土。當前恩怨報相宜。

應鑣思鄉念切。不解詩意關重。即整歸鞭。到家見子女成立。皆能詩書者賴范氏以教之也。骨肉重慶繞膝之歡。自思欲好兒孫須積德。要高門第必讀書。親督兒子文

藝。奈何徒讀父書。終難寸進。乃令棄儒就商。頗獲厚利。更加矜寡拔困。義舉勇為。雖然從前羅女一脈。竟置不問。是其憾矣。實因邇來布德立功。故恩冤者未及報也。轉瞬四九之期。偶感風寒。舊病復發。矇矓間見一青年病鬼。怒目視曰。余林子也。爾淫我妻。絕我後。早已訴於三尊。准我等以報也。聞言驚覺。查之杳矣。回思往事。自覺相虧。急令代延一脈。免受纏。言訖而沒。諸魂齊集幽冥。王查簿上功過。先判吳翁及楊氏夫婦曰。念爾生前慈悲好善。純守儒風。辛家婚姻踰約負望而亡。使轉臺灣嘉義縣下。為張家子名魁。字得龍。楊氏投鍾門為女。仍作夫婦。顯耀門楣。以報前德。而吳如雲女德無虧。命轉劉氏女名真。為得龍媳婦。以盡天倫之樂。再判辛應鑣曰。爾明詩書之理。當遵聖賢之規。乃見情貪着。不顧嫠婦清操。雖被所誘。理宜自重。既亂之。復棄之。使彼姑媳受虧。含忿而亡。祀幾斷絕。有此敗行。折爾壽算科名。始猶不悟。法當重罰。以警將來。姑念別無妄作。後能自新。受訓於三相之門。濟人於困苦之地。身為正理。頗立餘勲。將功抵過。其恩怨相報必然。命投張門為得龍子名淵。字靜深。以樂一世清福。娶劉氏真為元配。克諧琴瑟。賢內治家。以續前緣。未得偕老者是緣盡也。再判羅氏曰。爾為名門婦女。已明禮義詩書。須宜姆訓克敦。德從兼備。不幸既賦栢舟。猶當操守。而竟中途改轍。引人輕薄風流。玷辱祖宗。貽憂姑氏。何以對夫顏乎。後雖知悔。惱恨而亡。阿家為爾亦沒。覆宗絕祀。節孝兩失。皆由爾以招之也。而被負之情雖可憫。其過惡律不容寬。罰以炮烙之刑。先轉沈氏女為離婦。苦樂備嘗。後歸張子為續絃。以償前債也。其林子妻既被辛子之污。念他爾延嗣。從寬處分。使轉承祧有所報之。不須詳贅也。但孟氏素行可風。婦道克盡。因夙世之愆以致為子婦傷生。情有可憫。判生福地。以樂清真。諸魂判盡。各赴投生。

詳查張子今世。士行克敦。守成善後。祿享悠悠中年早入鸞堂受訓不悖。亦前緣之所造也。更能贊化多方。美舉好行。不失夙根。猶須返本。雖遭榮枯之數。必然樂以忘憂。而嗟伯道嗣艱。只為前生業累。六親眷屬。美惡不齊。其禍福甯非一心基哉。韶華迅速。毋徒歲月蹉跎。一盞孤燈。休多負負。力向修證道中。還却本來面目。切須勉焉可。

人世休多負。天心本好生。奇因當異報。善果受嘉評。  
相結恩冤事。交連美惡情。打開利欲網。返本勵修程。

### 任正主席護世天尊駱 詩

堪嗟禍福不于常。自有天心作主張。  
千古難忘遊子淚。半生寄慨故人方。  
循環孽報鳳凰侶。婉轉恩施草木香。  
玉闕權衡分黑白。陳明往跡事昭彰。  
離合異謀就 因果

慨夫人生之窮通得失。莫不由夙造而來。大數雖然。亦可藉人力以挽回也故曰天可補。人之禍福豈無可推移哉。必須竭至誠用大德。以感乎天心。任彼生離死別。終能湊合之期。不假異謀而始就。是循環之巧施耳。疇昔浙江。嘉興府。秀州。有陸朝穎者。父名永隆。母蔡氏。結褵（今之結婚結褵）數年。復罹產難而亡。呱呱孤兒。無母何恃。暫顧乳媪為之喂養。奈何中饋空虛。終有不便。乃續絃翁氏。識理知文。一種溫柔。巧言令色。室家和樂。如鼓瑟琴。始亦愛惜朝穎。無踰己出。未幾身懷六甲。分娩之期。自料熊羆入夢。那知弄瓦之祥。字曰藏嬌。愛而育之。數歲即嬌痴出眾。秀媚可人。而翁氏愛有獨鍾。情減於前子矣。而永隆經商外埠。頗獲厚利。家亦稍康。竊以翁氏之賢。幫理內務。可無內顧之憂。安心異域。遠涉邊疆。只圖衣錦榮歸。坐享一世之樂。豈料風雲變幻。人命無常。竟致重恙。淹纏歲月而不癒也。回首故鄉。天壤之隔。奚啻萬里之遙。乃修書藉重友人梁見超。授以百金。託代料理後事。收此枯骨。並達家鄉。囑畢。淹然而逝。梁依所囑。瘞於附近野田。（荒塚也）立碑為號。另傳達遺信。內七律云。

遠旆孤征萬里遙。只圖富貴卜豐饒。

那知災患殃身早。誰料凶星禍已昭。

疾病淹纏蹉歲月。膏肓久滯嘆魂消。

長埋朽骨異鄉地。寄語妻兒化鶴飄。

翁氏接讀遺詩。自嘆紅顏薄命。鴻雁失羣。哀此鶯獨。無父何怙。甯不痛哉。但念山盟之重。誓守子女成人。幸遺餘貲聊以度日。自此埋頭縮足。守制夫喪。見景傷情。乃作鴻鵠悼亡吟云。

悲夫鴻鵠之早寡兮。已不成雙。俯頸獨宿兮。弗與眾同。振羽懶飛兮。隻影徬徨。夜半悲鳴兮。淚落誰傷。抱鳧難以餵養兮。偷歲月而承宗。嗟夫嗟夫。命也何窮。不覺光陰易逝。轉眼朝穎成童。親授詩書。教誨義理性頗聰慧。過目無遺。未幾六經讀遍。復令負笈從師。於是英華（名譽也）磊落。（多才也）文藝淹通。但屢試不售。疊逢曳白。自嘆文星不顯。莫如改學刑名。商之於母不果。翁氏謂曰。昔年爾父經商異域。老死邊關。枯骨長埋。久為他鄉之魂。將何以安於泉下乎。朝穎慰曰。兒願效古人萬里尋父。背骸以歸鄉井也。即欲束裝就道。母曰。兒既孝心。不便相阻。但孤身遠塞。跋涉關山。此心終懷不安。鄰里有興義壇。仙真靈機甚效。盍往問前程。以決休咎耶。朝穎依命往叩。即判云。

跋涉前程一段勞。奇緣離合勿容褒。

回頭萍水休相問。禍福相因有異遭。

歸家細審詩中諒無妨碍。尚有異逢之意。遂聽之天命。整備行裝。辭別慈母。直向北平關出發。曉行夜宿。忽匝月餘矣。悞走行程。偶至鳳陽。遇道者於途。詰其所之。朝穎答以故。道者曰。子欲求父骸而悞從此間耶。然有段奇緣。數有在也。此去東南十五里外。必有所遇。盍往覓之。遂相告別。信如所指而行。至則春臺演劇。

觀者如蜂屯蟻聚。無可停趾。人地兩疎。日將西墜。意欲覓宿。徘徊於東郭之間。迴視垂楊低處。露一角小紅樓。有女子擧簾衣半摺。側面偷窺。其粉光黛影。射人雙目。而朝穎迴旋顧盼。步履躊躇。不覺為之神迷。迨夫歌場樂闋。遊人散盡。猶仰面空樓。忽一人拍肩大喝曰。既蒙窺探。盍同一行。強曳登堂。兩股戰慄。變色欲走。因大笑曰。如此膽怯。也學風狂乎。余實相告。樓頭女子。即僕掌珠。君如閨中無婦。願薦蘿施喬松而招乘龍也。朝穎聞言。變懼為喜。正中其懷。不以萍水猜嫌。願償所欲。遂唯唯惟命。時已秉燭。令女子嚴裝。曰。乘此佳期。共訂姻好。使與交拜。擁入綉房。將攀情話。俄而母氏招女去。朝穎兀坐無聊。漏下二鼓。見畫屏東畔。女子獨來。對鏡卸裝。先入重幃。於是欲燄中燒。登床抱之。闌（門闌也易經闌具无入又靜也）其无入。惟見綉枕橫陳。半堆錦被而已。方寸駭然。一塊疑團。未能打破。三條明燭。不免燒殘。莫詳其故。擁被孤眠。徬徨終夜。侵曉女子復來。詰之默然不答。至夜朝穎先匿錦帳中。更闌後。女子衣短紅襖。外繫金鸞紫絡帶。髮惺忪（動搖不定也）作懶裝。露直文絳羅袴。提縷金鞮（音奚鞋也）剗（音剪刈也）襪而來。披幃竟登牀榻。朝穎急捉其臂。隨手轉側。如一團絳雪。飛墜巫山。索之悄然無迹矣。是仙是鬼。益莫測其形蹤。三竿日出。候女不至。憔悴萬分。時女妹月痕。因事遇過其室。穎正岑寂。於鏡旁舐毫作詩云。

相隨桃李笑春風。美事翻更一段空。

誰識機關難料處。頓教巫峽路頭忘。

月痕見其揮毫作詩。向而問曰。郎亦曾讀書識字耶。穎曰。予雖不肖。束髮遊庠有年。豈有文學家不讀書識字者乎。月痕失聲一嘆。穎疑之。再三絮（語綿延不絕也）問。月痕曰。妾憐爾青年之士。侃侃不羣。生路不行。偏投羅網。死期已逼。不知自悟。猶思枕席之歡哉。穎聞大懼。長跪請教。月痕曰。吾家翁姥。（音母）專以左道劫人財物。將欲舉事。必先殺一人祀神開路。往往懸姊瓊花為餌。癡郎不知。疊為花死。名曰夫婦。而實一無所染。妾自有知識以來。見其出衽席而登俎上（肉任人膾哉）者。不知幾十郎歟。今夜明星爛時。殆將及汝矣。穎窘極叩首乞援。月痕曰。妾何能救汝。欲解倒懸。還須阿姊。急問何計可免。月痕曰。姊所以登床即遁者。因褥底壓六甲符一道。上纏紅絲三十六縷。汝若搜括而棄之。彼必不能脫身。微倖得成夫婦。而後以情哀之。自能免爾于難耳。穎叩謝受教。月痕潛引去。穎啓視褥底。果如所言。即將六甲符棄之。及夜靜女子復來。伺其緩裝登榻。裸而就之。女意似覺。罵曰。婢子多言。敗我家事。雖然亦天意也。縱體投懷。竟成歡事會。事訖。裸跪牀頭。哀其援手。女曰。百年伉儷。萬死相隨。何待君言乎。但處此不便。急須奔逃。爾急起以雄鷄繫於杖頭。囑咐郎君肩荷之。往北奔去。約行三十里。俟雞聲一喔即舍之而疾走。再行二十餘里。待妾來時好共發也。穎謹記其言而逃。女佯（詐言也）告父。父乃大怒。即跨馬欲追。女曰。追之若不獲。徒費前程。不如用飛劍以斬之為速也。父從女言。擲劍於庭。口中念念有詞。化白虹飛去。

無何電光一閃。錚然墮地。血涔涔（音岑雨多貌淋漓也）班痕猶濕劍上也。翁以為被殺。忿恨纔消。爾時穎出北郭門。約行三十里。忽聞杖頭雞聲大作。急委之於地。瞥然白光下注於地。而鷄寂然無聲。大為驚恐。遂急奔走。又行二十里。筋力已疲。心神困倦。暫憩於綠陰樹下。小頃見雲中一鶴飛下。女已控背而來。歛之一紙鶴耳。笑曰。大劫已過。郎將何歸。穎曰。奈爾父何。女曰。左道別無良策。五十里外不能及也。穎曰。為往北平關收拾父骸。不料迷途貴地。幾被尊翁斷喪殘生。非卿援我。早作異域之魂。前日臨行請乩。指有奇緣異遇。逢險成祥。今果驗矣。然將北行。萬里跋涉。卿乃女流。不便往返。盍暫歸寧。待余北返。相約於此。偕歸鄉井。不亦美乎。女曰。父命既違。不可返也。郎既北行。萬里關山。步非終年。不能即到。若妾同行。略施小法。可以朝發夕至。途次亦可繾綣山水。一舉即兩得也。穎聞之喜甚。於是瓊花袖出紙鶴。口默念咒。望風而大。遂與朝穎共乘飄空。向北飛騰。俯視大地山川。瞭如指掌。一剎那間。已到北平關。按下雲頭。歛鶴而行。鎮上男女見之。或訝為仙姬仙子臨凡。爭相顧盼。或好奇者。向乞濟世仙方。朝穎與瓊花為之好笑。籍寓以居。忽思此地生疎。從何處以覓父骸。眉頭一縐。（音皺縐布）計從心來。曉示大眾曰。我等兄妹奉師命下山。為貴地瘴氣將盛。特施靈丹。救護善男信女。但先父諱陸永隆。秀州人氏。為經商卒老此地。若知骸骨處。報者必優賜以仙藥也。此言一出。傳遍全城內外。不數日見一老丈。狼狽向逆旅而來作揖。朝穎與他欵洽曰。老丈賜顧。得無為乎。答曰。老夫梁見超。早年與永隆有莫逆之交。臨終託余後事。另遺家書。早已傳遞。乃瘞於附近野田。立碑以便其子孫尋訪。今賢阮（姪之稱也）仙緣有份。到此尋親。老拙聞之。喜不自勝。故到指引也。但老病不堪。望祈惠賜仙丹救我。感戴不忘矣。穎乃謝曰。煩引視先塋。自當重報。遂同至荒塚。果見碑上銘刻秀州商人永隆。陸府君之墓。審察其真。夫婦哭奠一回。復雇人收拾遺骨。裝置箱中。以便負帶。竊與瓊花議曰。余素不諳醫術。將何藥以利民生哉。前言既出。駟馬難追。况行囊羞澀。徒假仙踪。老丈以德無以為報。卿將何以教我乎。瓊花對曰。妾受嚴親傳授奇門遁甲。符籙秘訣之術。以及內外濟人利物之方。各盡其妙。今欲將所學修合真方。普濟疾苦。收服人心。以便於中取私。他日錦旋。坐享安樂。籌之已稔。毋勞君念也。穎聞之喜甚。遂另設爐鼎。採取藥味。咒咀書符。施左道之法。混合製煉。數日功成。名曰混元一氣丹。男女老幼。百病可除。服者無不奇驗。於是噪起仙名。求者益眾。必零投以朱堤（白銀出自朱堤）而後與之。穎以為奇貨可居。益高其聲價。眾亦不吝而與。未幾貲囊綽綽。猶貪壑無厭。將卜長年。以圖滿載而歸。瓊花曰。左道只效目前。不能永驗身後。倘貪戀蠅頭終貽敗露。悔無及矣。穎不以為然。遲宕久之忽遭夷寇縱橫。宵中肆行劫奪。夫婦聞變。急起披衣欲遁。見數輩挾利刃排門而入。穎私啓後門逸走。而瓊花方發左道制他。猝不之鳥。恨不高飛。信步狂奔。不辨東西南北。離城已遠。不聞兵戟之聲。然筋力疲憊。歇息片時。回憶岳翁之難。不意復遭於今日。悔不聽乃婦之言。以致人財兩空。生死未卜。親骸委棄。依舊拋荒。陟屺故鄉。迢迢萬里。



飛遁之術。毫未學得。囊空如洗。從何以歸。興思及此。兩淚汪汪。天既昧爽。腹餒難堪。不得已傍人門戶而乞憐。暫圖溫飽耳。爾時瓊花被執軍中。寇首憐其窈窕。（美心美容為窈為窕）婉勸為寨內夫人。乃將計就計曰。既蒙雅愛。無掌判（媒人也）花燭之儀。未可重人倫之始也。賊以為然。夜來携手相將。共赴喜宴。與爾同消萬古。勸君更盡一杯。賊被勸酌。不覺酩酊。而玉山頹矣。扶入羅幃。頃之鼾睡已熟。掉落轉娥眉。解其佩劍。賊首分開。出視軍中。鼻息如雷。畧施遁法。已出陣門。遂向關中。仍訪旅舍。見城內屍首橫陳。一番淒景。不見夫顏。四顧踪跡。影響全無。自料必沒兵中。涕泗久之。忽轉念曰。可籍賊首之功。仿仙家之概。仍騎紙鶴下於總鎮衙前。此際關將孫伯龍。昨聞警報。提兵禦敵。而賊已遠遁矣。嚴整隊伍。收拾災黎。忽中軍報有女子求見。即命之入。問其所自。女曰。余奉師命下山。救護關上生靈。賊首被誅。獻馘麾下。關將驗明。號令城上。叩謝仙姑之惠。錄其首功。另掃淨室款留。權藉棲趾。暗訪夫骸。而羣賊見首被戮。一哄而散。城之內外。幸賴以安。其官民咸謂仙姬所被。遠近傳聞。當斯際也。瓊花見衆歡迎。恐出劣跡。即欲辭別關將。伯龍察知其意。乃於後衙建築別墅（音徙園亭遊息之處）以居。除其官紳以外。無事不許妄擾。時命夫人王氏過訪。免他寂寞。女欲藉此攀高。以圖長進。乃認為母女。既成款密。畧吐前情。王氏慰曰。穎郎遠遁。必無交侵。自當白之乃夫。代為尋覓。爾休掛着也。伯龍聞說。得以仙姬為女。喜出萬分。即傳告白查訪朝穎矣。時穎方沿途乞歸鄉里。一日遇前日道者於途。備陳巔末。望賜矜憐。道者留偈。贈以川貲。拂袖而去。偈云。

書生愚癡。美滿弗知。貪婪不厭。合而復離。擔簦（今之雨傘）思索。

一舉兩 姬。蓮開並蒂。際會有時。故園別墅。彼此依依。憐君母節。

特示歸期。勿忽勿忽。記之記之。

穎細審偈中。料想破鏡重圓。必有日矣。既有餘貲。遂即水陸兼程。不數月已抵家門。母子相見。兄妹相逢。細陳往事。悲喜交集。嚴戒遠出。恐招不測之殃。朝穎於是鍵（音戶閉戶乾戶也）讀書。不關外事。未幾有女子闖然而入。審之乃月痕也。問其所由來。對曰。前自阿姊逃後。嚴親追跡無踪。數次強妄為代。妄意不屑為。致攪親怒。日遭鞭撻。適逢老父赴天魔會去。乘閒而逃。復思伶仃弱質。絕無親戚可依。行徑生疎。悞從北往。幾被數輩遊子拐誘迷津。幸妾巧計脫免。蹉跎歲月。不啻飄鴻萬里。後蒙父師指引來程。乃得相投至此也。穎引見慈母曰。兒前得脫虎口者。賴姨娘之力也。母即叩謝其恩。並告北平關患難之情。月痕曰。阿姊機變多能。必不至於理沒耳。穎曰。姨娘此來。但非鴉非鳳。卿家將何以位置乎。女笑曰。我本無猜。君宜報德。臺上英皇（娥皇女英姊妹同事于舜）其例自可援也。母竊以為喜。乃謂曰。叨蒙大德。理宜重報。豈可屈為妻妾乎。既然不好雅却。即出簪珥為月痕上頭。擇吉以成婚禮。琴瑟和鳴。後授飛遁之術。來往自如。倏忽臘殘歲改。將屆三陽。復思北行背父骸。並尋婦跡。請准母命。月痕亦喜同行。母曰。男女同

行。礙人耳目。易惹是非。月痕答以僑妝。（僑音橋女扮男妝）便於照護夫主。母請安心。將過鄱陽渡口。忽聞號叫之聲。視之見一，二女貌美如花。被羣盜所劫。強欲行污。急下雲頭。化作飛沙。吹賊沉於湖中。救二女於燃急。問他行止。女曰。妾白氏一家住鄱陽山左。偕小姑連氏歸寧母家。買棹渡了湖。至此被難。若非仙人救護。終難倖免。此恩此德。啣報來生。即從水遁引其歸鄉。滿門叩謝其德於不置也。重乘鸞馭飛行。然而瓊花株守別墅終年。夫跡無可尋獲。意將歸訪家鄉。並往秀州探視。告別夫人。乘鶴南下。俄見紫氣起於空際。雙鸞對面飛來。自思何方仙子。邂逅於此間乎。彼此猜疑莫定。迨及覩面相逢。始悟穎郎夫主。背後俊郎。好似妹子。因其僑妝。未敢妄認。月痕審是姊身。故作狂態。向執其手戲曰。爾我久同衾枕。形影相隨。睽違未久。何憐新棄舊。而忘情乃爾耶。瓊花變色力指其妄。穎拍手大笑曰。自家旅燕。故作驚鴻。能無謬乎。乃告其詳。大為捧腹。各談往事。憂喜交駢。互相勸慰。瓊花曰。北平不遠。同向前行。頃刻已至別墅。會守將於衙中。伯龍見穎英偉。拔為參謀。命公子奕山。隨與學術。弱冠未婚。穎將乃妹而妻之。欲背父駭回籍。伯龍以軍功加榮於朝。厚餽金貲。珍重而別。抵家重整先塋。並光門第。大宴親朋。慶賀滿堂。有道者自外而來笑曰。奇遇離合之言。今果有驗乎。穎敬謝之。二女聞父師至。急出見禮。問父母安否。道者曰。爾父學仙不成。流為左道。而復借吾教中飛符遁甲諸術。日濟其惡。痛加訓誨。罔有悛心。必至一朝剪滅。因惜女子無辜。亦遭慘戮。故引穎郎入幕。始末相援。脫爾等於水火之中。姊妹同夫。輔陸郎崢嶸門第。乃天以報節義也。然此刻一番閒話。正爾家就縛時也。二女大哭。道者曰。是渠惡報昭彰。復何哭為。竟拂袖不見。後穎密探其耗。果於是日被官軍搜捕。駢首西郊。益信道者之神也。應酌事畢。送妹北平關聯婚。在任未幾。忽接訃音。萱花凋萎。遂即告假。駕鶴飛回。未獲送親瞑目。痛憾幾絕。乃盡哀戚之情。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不數瓊花罹產厄天亡。嗚呼痛哉。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彼蒼者天。曷其有極。亦厚葬之。迨服闋三年。膝下猶虛。不為功名着急。誠恐後繼無人。不惑之年。花而不實。屢聞九里湖仙靈應。即同月痕往求之。將歸之際。忽聞山凹間咆哮之聲。一婦背上嬰孩。將被山君所噬。暈倒地上。穎與月痕感悲惻。急制飛劍斬之。救婦回甦。叩其所之。婦曰。妾乃韓門張氏。家住九里山下。夫貧遠出謀生。阿家抱病牀第（音滓牀簣也今之席）負此呱呱登山。為姑求藥。不意將回過此。幾遭虎口。若非真人施救。母子已喪殘生。穎曰。此尊嫂之孝心。仙真之感應。故險中得救耳。袖出數金。以資窘迫。婦拜謝厚惠。叩明姓氏。願効犬馬報來生於不忘也。歸後未幾。月痕有胚（音花胎也）焉。臨盆有慶。璋咏之祥。目秀神清。諱曰宗功。育之及長。聰慧卓絕。誦書學藝。殊多了了。人咸器重之。朝穎年屆花甲。見子婦成雙。己了向平之願。俯仰無虧。悠悠一世。忽於清和之際。偶染微恙。自料不起。喚集子婦。自白早早遭遇。今既衣食飽暖。休多貪着為佳。守志克成。方為善後。勿覆前車之轍。免貽後悔空嗟。宜乎女慕貞烈。男效才良。

時以祖母為龜鑑焉。囑畢而逝。諸魂齊集幽冥。王即判陸永隆並蔡氏曰。念爾夫婦無甚大過。而遭鸞鳳分飛。亦由夙造所由來也。然情絲未了。容結來生。永隆投臺灣彰化縣下。林圯埔陳家為子名成德。蔡氏轉林門為女名雪娘。結髮以續前緣。而翁氏守志陸家。清操可表。判生福地以作丈夫身也。梁見超克盡友道。義畧可嘉。使轉為成德弟。以報莫逆之交也。復判陸朝穎曰。爾因戒定不堅。心貪利欲。若非母德所庇。幾喪殘生。後挾術欺人。有乖士行。姑念不逐冶遊。救全人命。其功可錄。准爾報酌。轉為成德肖子名璣字玉衡。先勞後樂。半世悠悠。白氏轉為葉氏心。連氏仍轉葉氏麥。與玉衡為妻室。以報救刼之恩。數年緣盡而沒。咨爾瓊花。既為鍾左道之女。不能蠱（子蓋父愆）父愆。反作餌誘人入於圓套。斷喪數十兒郎。藉仙家之秘術。鼓惑招愆。種業既深。前根盡泯。陽法雖免。陰律難逃。先擬赴諸苦刑。畧施典則。姑念從良有日。不再為非。恩冤相結。有以報之。轉生吳氏名隨。繼玉衡三室。半生不育。遭火刼而傷身。以報前愆於萬一也。然張氏母子。為姑行孝。幾遭虎厄。天佑孝心。得受朝穎之救。贈金垂憐。恩深義重。啣報所宜。使轉劉氏名純。為玉衡四室。維持內助。白首偕歡。以盡報效前恩也。判後各赴生方。餘不贅及。詳查陳生今世。口讀孔孟之書。身守聖門之訓。和平處世。上下無欺。初年之逆境遭逢。末後之順心適事。一苦一樂。夙世招來。妻兒緣蹇。向背不同。何足介哉。更能入堂受訓。先後不忘。善養浩然。此情勿忽。最宜奮勉身心。功修不怠。庶可補不及於將來矣。

苦海無邊際。知修即是涯。受恩須報德。樂善可寬懷。  
處置誠奇遇。循環實巧排。六親皆有數。造化不相乖。

### 任正主席護世天尊駱 詩

海國慈雲萬里天。西池墮落紫金蓮。  
幻情迷悞超凡品。真性偏趨積業愆。  
負我負人人負己。希賢希聖聖希天。  
分明果報無差謬。說與蒼黎鑒戒焉。

悲歡巧計施 因果

且夫人生之苦樂多端。半世之遭逢錯綜。悲歡得失。各有不同。絕類超羣。均由夙造。然為聲色所拘。昧却本來真性。一超一墮。在乎一心。負己負人。關於負字。其間變幻。結成一段奇因。造化無私。報應自不爽矣。茲徵異聞。以俾世鑒。古來蘇州之水。莫大於太湖。周圍八百里。界跨江浙兩省。內有七十二峯。民居聚處。村落極多。往來非船不通。但湖中有地號消夏灣。依山傍水。長夏幽清。故名之也。有解組吏部楊燦文。夫人鄒氏姓妬而悍。老猶無兒。心竊憂之。乃娶妾麻姓。賢明柔婉。謙退避人。未幾身懷六甲。只期入夢飛熊。不意玉燕投來。蛇偏叶吉。嬌娃可愛。字曰明珠。及長秀媚可人。入學則天姿穎悟。文因老年得女。特愛萬分。至

于驕養成性。不加姆訓防閑。年已及笄。好山水之遊。疊買蘭漿。與婢女春桃。飽覽湖光之勝。習以為常。或同乃母。於灣口飛觴醉月。酌詠興歌。聞餘音者。疊為神注。時湖州府幕賓。方應祥次子名瑞璋。美丰姿。通刑名而佻健。性亦樂水樂山。邀同宵小。泛棹遨遊。偶過消夏灣渡口。乍聞絲竹之聲。繼觀窈窕之美。兩者寓目。未免彼此傳情。遽難驟合。徐以圖之。於是藉景繾綣。隨心覽勝。久之竟成苟合。即孕孽胎。事恐招揚。潛身匿跡。始則病緒紛紛。久暫腹中長大慈母見女有異。究悉其因頓足嘆曰。爾父家法嚴厲。鄒氏妬悍難堪。將來事跡彰明。玷污門弟。則我母女置身無地矣。女亦追悔莫及。事已至此。早為計之。迨分娩時。女見一童拱手。投入懷中。醒而生一孩。骨格不凡。棄之不忍。養亦不得。乃密將孩子作遺書於懷中。繫置於木板上。令小鬟春桃。放於上流。使人拾得。全其一命。然湖中有崇甯寺。居太湖之濱。山環水繞。得天地之鍾靈。遊客騷人。互相接踵。其先住老衲。法號悟真精梵律。猶喜擢人才。嘉興孫主政重其品德。撰贈一聯云。

說法鬼神環塵尾。憐才英俊集龍頭。

於是噪起美名。遐邇師之。一日悟真偶扶杖水次。見中流浮一木板來。上臥小兒白如狐。啼呱呱。有比丘尼。（女僧也）來此湔（音煎澣也）裙。以竹枝取抱入懷。意將作螟蛉。老僧合掌曰。善哉善哉。但尺許襁褓物。非優婆夷為（金剛經以善男子曰優婆塞，善女人曰優婆夷俱在家修行）所宜。曷佈施老僧乎。尼畧審視付僧曰。此兒好骨氣。讀書可成名宿。入道可作飛仙。惟皈依佛。則終一不了漢也。宜善護焉。言已尼突不見。老僧抱歸。傭乳媪哺養。號曰生機稍長心殊了了。口更便便。僧以為辨才後身。預為他日衣鉢（僧家師第相承曰衣鉢）計耳。年甫五歲。即為薙髮。（薙音剔剃髮也）授比丘戒。延師教之讀。過目無遺。舞象（成童也）之年。六經內典。莫不精通。不意老僧抱病。將證涅槃。（不生不滅又曰了道）彌留時（病日甚久留于身不疼也）以生機遺託法弟覺源曰。此即我之藐（小弱也）孤（無父之稱）也。望愛憐之。勿負重託。覺源許諾。遽目瞑圓寂（和尚死也）矣。生機擗踊（擊心頓足）號慟。如喪所生。以盡哀之情。覺源繼兄位為主持。攬重權。唱佛曲。喜逢迎。德望不及於前。暫忘兄託。日肆摧殘。頗有逐姪之意。而未敢出諸口也。生機不喜習梵（音汎）唄（音敗梵音也）日以書畫自娛。覺源益厭惡之。一日重新殿壁。始加巧塋。（泥水匠土也以泥塗飾曰塋）皎潔如銀。擬聘畫工粧飾繪事。生機藉端技癢。乘叔外出。即登臺握管。如風颯颯。（私答切猛風也）揮成四壁荷花。躍下大笑曰。此功德池中清淨菩薩身也。迨覺源歸。見畫不俗。置亦施已。適有新任海寧太守。李登過此。賃寺西廂。（西廊也）勾當公事。閒步殿上。觀西天寶像。突見墨荷。驚為八大（畫家世古名家之善墨水畫者）再來人。問誰大手筆。覺源以生機對。並陳江中拾得因緣。太守即傳相見。至即翩翩玉立。英致灑然。頂雖童童。氣則藹藹。問菡萏（音領花感蓮也）是爾手繪乎。揖而對曰然。問能對乎。曰能。即出首聯云。

## 壁上荷花和尚畫

生機應聲對曰

月中桂子貴人攀

太守驚服。謂覺源曰。爾無須此子。曷以多金易我乎。覺源貪其利諾之。即携歸海甯。潛為蓄髮。因抱鄧攸（字伯道棄子全姪以至無兒）之戚。即續為兒。從李姓。改名得琛字玉瑩。但太守妻。本艷妾而僭正位者。年餘有妊。恐琛他日碍其兒。心竊惡之。每諷婢小鵲。譖琛之短。守聞笑而置之度外。惟延師授琛舉子業。勗學亦慤。文詞大進。妻知之益憤。時於閨內施惡聲。漸自操杖撻假子。逐之者屢矣。太守亦無可如何。度其不能相處。呼琛於無人處泣曰。汝從來何處來。仍從來處去。有千金相贈。了我父子緣。此去仍為僧。抑為儒。均聽自便。非常阿翁所能計及也。好自為之。前途鄭重可矣。琛泣不敢受。堅與之。始稽首再拜。嗒焉（嗒音沓喪氣也）出門。罔知去就。不覺潛然淚落。遭遇何艱哉。步至中途。鄉人王傑同舟楫。瞰其多金。誘他貿易。輾轉耗盡。僅存囊錢。茫然無計。惟仍返寺中。至則師叔物故。住者他族。遂亦賃西廂。安行裝。布筆硯。仍事咿唔。不敢辭。時掩卷痛哭曰。逐我者非太守也。遇我厚。望我深。世有其大德者乎。該寺本條主政家居。斗山望重。偶自壽春歸來。見琛玉貌。且閱課程。驚為遠大之才。詢其姓氏鄉貫。初不敢對。詢之再三。始和淚述所由來。且慟曰。身世不偶。忽釋忽儒。獨來獨去。尚未遑定自家姓氏。何以身為。主政籌思良久。莊色藉言曰。子自不知。僕遠族兆馨。向居洞庭。亦窮儒。暮年納妾生子。甫周月。兆馨病逝。妾不自持。遠醮恐子為累。即置子於木板上。聽其浮沉。頃聞所言。寧非汝耶。論支派即爾尚我之猶子也。琛信以為真。再拜尊為叔。侍膝下作燕子依人狀。主政遂為之易姓曰孫。名曰藪（音叢）字風萍。詰朝肅整衣冠。詣謝主政。約畧告以某某叔伯。某某兄弟。互相見禮。行益獎勵。許為閱削詩文。俾異日應試。惟詳詢父母墓道。則漫應之。蓋詭託以安其心。實無處供指南也。藪年十有七。瞬又縣試。主政為藪詣廣文（唐置廣文館以博士助教乃教官）廩膳處所居乞印結。問伊誰。即大言曰。誰不識孫藪為主政之族姪耶。蓋依勢即生驕態耳。衆遂信。匆匆補縣試。後暗囑曰。臨場第草草。萬勿過經營。恐致攻訐反債事。敬領諾。比屬試。題下小心就範。竟無一字。不得已直抒所見。拚（音卞拊手也）决裂。太守黃公操衡文。水鑒。自詡老眼。見藪文擊節（贊美詩文）拔置冠軍。榜揭即童子沸騰。疑從天外飛來者。翌日初覆。太守坐堂皇。隸呼藪名。竟無應者。再三呼之。仍不應。太守勃然目廣文曰。二千石非目無瞳子者。冠軍竟不知究竟因何。是必有鎗冒等弊。恐虛堂鏡。（曰倩鎗手假冒人名而被察出）不能遁形。故逸耳。然即非廣文過歟。廣文推委廩膳（即廩生也）以主政對。問主政則頃正出遊他郡矣。太守怒益劇。咸屈膝曰。請太尊且試孫藪以下者。准于日內獲若。見公庭。守諾。廣文即挈斗級（斗曰斗子級曰節級）多人。肩輿往偵諸寺。則書篋宛然。其人烏有。壁上墨瀋（音審墨汁也）淋漓。留詩一則曰。

一波纔息一波生。旅館頻驚夢不成。  
白眼看他人世險。黃金散盡我身輕。  
澆愁慣借杯中物。惹禍翻嫌榜上名。  
屈指歸期應不遠。葛公壇上看行旌。

德清縣東北有葛公壇。即葛仙得道古蹟也。讀其尾句。疑隱彼處。往視果趺坐洞中。癡如木雞。挾之返。問之默然。薄暮棘門洞啓。喚藪入。太守已嚴具五刑以俟。及見藪溫婉循循。知非儂薄子。（輕薄巧慧之子）畧審詰即伏地哀叩。歷訴生平。問何故潛逃。曰童子謹遵主政公論。實不知無籍。遭攻訐者是何等罪。故懼逸耳。太守恍然甚憐惜。既而飛寸楮下曰。非面試不足信。藪即就寸楮立成佳製如宿構。再試他題益工。守且閱且賞曰。惜子他去。否則又冠軍矣。國家取真才。何曾盡以資格限哉。當來夜二覆。容擢汝。試事畢。欲取置第一人。格於例。遂列第二。主政歸。携藪謁太守。又為守詳述其曾作沙彌事。太守大笑曰。第能院試獲雋。我當玉成一佳話。且畢其說。曰。僕蒞任時。道出武陵。內子詣惠全庵。酌香愿。見一雛尼。貌艷而慧。且精律呂。解吟咏。亦老尼所遺。從無來歷者。觀主因尚守雌。居奇貨。內子愛之。不吝重貲購之歸。名巧兒。雖列于下陳。無逾已出也。意欲配賢阮為婦。不幾如佛經之迦陵共命鳥耶。主政拜謝曰。再觀其院試如何。倘如期望。求應金諾也。迨院試揭曉日。太守徬徨中庭。變蝶（嗜連步進行貌）不己。夫人携尼婢出幕。驚詢之。應曰。為孫家小沙彌也。夫人軒渠。（笑悅貌）婢不知前日事。亦掩口笑葫蘆。突捷音至。守急問訊。是孫家小沙彌耶。左右對曰然。且冠全軍矣。守為之舞蹈大樂。明日藪雀頂青衿。求叩謝中庭。守喜曰。乘此佳期更章服與巧兒交拜成婚禮。藪固辭曰。身無立錐。家無四壁。將何以對芙蓉。曰為汝籌之久矣。即呼鼓樂彩輿二。送小婦人歸第。至即盡縈紆。（史記列行紆以相屬又屈曲縈繞貌）几榻明潔。青廬中所需者。罔不措備。皆太守之恩德也。合卺後。伉儷甚篤。酌應賓客畢。歸則閉雙扉。對麗偶。習制藝。以圓鵬程萬里也。女即阻撓曰。俗極矣。曰。我亦知其俗。然讀書人非借文章吐氣。步青雲。衣紫綬。何以顯親揚名。報知己於殊遇哉。曰。是誠如繭（堅上聲蚕衣也）之自縛。蛾之自投。乘此俗障不深。急須早脫。庶免宦途招孽。動靜生殃。妾非誇詡。郎以妾為婦。即勝於封萬戶侯也。若以瀟灑自娛。妾工琴韻。郎請學之。因授以彈琴譜。使昕（音欣朝也）夕領會。一曰春水艤槎（艤音蟻音義小舟又輕舟槎言整舟向岸）曲。覺輕風冷冷挾襟袖。作凌波舞也。二曰清夜聞鐘曲。覺風塵骯髒（音慷總體胖貌）落魄（失業無聊）人。岐路徘徊也。四曰水窮雲起曲。覺別有天地。打槳桃花深處也。五曰彩鳳雙飛曲。覺雲路迢迢。將攜手而上霄漢也。六曰仙山無恙曲。覺海濤傾洞。鷲（忽然也）證三生也。更請其餘曰。只此六章。可示世上人耳。藪學之年餘。竟能與女對鼓。綠窗靜閱。雛婢焚香。逸韻若颺。真不知為人間天上矣。未幾太守遷順昌廉訪使。恐藪詩酒墮志。勉他速赴鄉試。乃代向同年調節。得以捷步蟾宮。名列其次。後又赴

宴瓊林。衣錦腰金。榮耀莫匹。歸鄉祭假父悟真之塔。謁亞父祖上之墳。報李登之惠。謝太守之恩。假期已滿。選為吏部郎中。懇勤敏政。深得上下歡心。咸與交結。其名益顯。權貴阿諛。陞擢大理寺卿。於是位高性傲。樹黨營私矣。大治府第。山節藻梲。輪奐盡美。文窗窈窕。繡閣參差。循廊曲折。直達內寢。珠簾數重。瓊鈎斜捲。水晶屏後。設珊瑚床一具。角枕錦衾。海紅羅帳。麝香噴溢。在橫梳妝小几。鏡匣未收。粉奩半啓。膽瓶內碧桃小瓣。妥落脂合旁。設置新鮮。惜乎佳人獨少。聞翹鳳（俞弓鞋）聲瑣碎而至。（瑣碎煩細之玉聲也）視之閨中細君也。敘禮疑茗。畧伸幽緒。蕞曰。卿知富貴之樂。妻妾之奉乎。對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知進而不知退。貪榮而不知辱。妾誠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若徒飾智以驚愚。阿衡而悞國。法網高懸。夷無類矣。奚暇顧百官之美。幃房之情哉。達士擲囊。（不為世用）瀟灑風月。不為五斗折腰。而懷恐懼之心。君宜省焉。蕞以為妻言惡己。意深不懌。竟齟齬曰。爾此賤婦。無福受富貴。既犯七出之條。毋容少緩也。婦曰。妾與君一履塵世。迷失東林。若不頓悟修持。悔無日矣。忠言逆耳。理所必然。任君金屋貯嬌。醉生夢死。不暇顧矣。妾亦藉此歸寧。訪師學道。還我本來真面目。蕞亦不留。遺以金帛使去。後遇明師。成道於杪羅島飛昇。完其夙行也。然蕞見妻已往。中饋空虛。廣選娉婷。（美貌也）以為薦枕。一日與友宴於東郭。見妙齡女子過於墻間。嫵娜輕盈。貌能閉月。態可傾城。訪知為寒儒陸光妻陳氏也。密囑屬員。以利誘之。不果。時縣宰欲媚上意。威脅以獻於蕞。陸光篤於伉儷。痛於主離。幾不欲生。忿忿成疾。勢同卵石。無可奈何耳。而蕞俛紅倚翠。輾轉流連。陳氏雖戀舊主。驟貴亦暫忘情。其狐媚邀寵。壓盡羣芳。凡有失於歡心者。即處以夏楚。幽之於別宮。死而後已也。未幾連育一女二男。蕞以為繼胤有賴。罔不悛心。朋比為奸。藉權黨惡。嘉慶己巳。海盜猖獗。閩浙兩省。擾亂難堪。都督王得祿。奉旨平之。查勘朝中權貴。串通外寇。悞國欺君。蕞亦株連。將擬大辟。以正典型。而蕞恐遭不測。預施巧計。廣佈耳目。其事跡晦而不彰。加以同僚共保。倖免誅戮。家財追入府庫。徒配雲南一場之苦境淒涼。乍榮乍辱。宛如春夢間耳。前妻之言。何其驗歟。今如籠中之鳥。生死不自由也。迨辛巳宣宗嗣位。國號道光。大赦天下。蕞既赦歸。視富貴如浮雲。不作貪婪之想。仍尋為僧去處。以養殘年。時崇寧寺主職達聰。精乩術。蕞請判禍福。示云。

人心強欲勝天工。順逆風波勢不同。

愛鷺輕雞為小器。舍真逐妄墜樊籠。

業愆累積奪人寵。權利偏趨害自躬。

及早回頭知返本。免貽墮落四生中。

自此洗心滌慮。默悔前非。神道設教渡人。力以贊之也。年屆四十有五。偶患採薪之憂。請乩施方。判云。

孽債未清苦債償。載浮身後轉臺疆。

休將本性靈明昧。造化無私力自強。

察知詩意。不可挽回。竟奄然而逝矣。魂到幽冥。王秉筆判楊氏明珠曰。身為名門淑媛。理宜抱璞無瑕。徒逞嬌痴。惹人輕薄。因私棄子。致覆宗祧。律有明懲。罪應重罰。姑念一時修悔。容報來生。使轉黃家女名香。而方瑞璋士行不修。偷香竊玉。有壞名閨之節。罪須重究。以警儆尤。查爾公門立行。頗有餘勲。將功抵過。以明賞罰。然與明珠情絲未斷。重報將來。命轉呂家子名秀峯。絲綸素裕。得博物館青方今。與黃氏重諧琴瑟。和樂半生。以續前緣也。楊燦文素無大過。因教訓不嚴。致女辱及門楣。茲特憫爾。轉為秀峯之父名豐。以完偷竊之情。麻氏逞女為非。不能善全夫族。未免無過矣。判轉黃氏茶。中年寡守。復判孫藪曰。爾夙世為西池護蓮小使。與司花女顧盼思凡。致於墮落。貪富貴而黨惡行奸。着聲色而奪人妻。招愆種孽。累積過尤。陽律雖得倖免。陰法豈得復逃。然而前根未泯。痛悔修持。三相門中。效力以補從輕處分。判轉臺灣宜蘭縣頭圍地方。為呂秀峯三子。名啓迪。早失怙恃。受伯母黃氏茶鬻養。精英邁眾。一世奔馳。以續前生骨肉。而蓋前愆也。陸光身為寒儒。不能奮勉前程。因妻被藪所奪。即抱忿而為情傷。皆由夙業招來。恩怨相逢。容以報復。命轉陳氏女名丹。與迪配偶。薄情寡合。獨秉夫權也。陳氏忘結髮之心。恆妬物以賊命。罪當降罰。容轉以報之。使投呂氏均女。報陸光未盡之義也。而多花少實。得無為哉。王傑誘藪多金。花消耗盡。命轉為啓迪螟蛉。容以報之。判畢各依其因而循環焉。

詳查呂生此世。不昧前根。早入三相之門。提撕訓誨。黽勉多方。不然精英過邁。壽不滿三旬。扶持鸞風。始終如一。得受。恩主格外加延。乃有今日也。一世跋涉臺山。以圖溫飽。其苦債固宜償也。幸無大過。藉身口以立功。更能修真了假。以悟本來。庶免愈墮而愈深耳。

宿種因緣果。須宜覓寶舟。  
打開生死路。跳出是非頭。  
萬慮毋容擾。三心早放休。  
莫徒逐利網。後劫再重修。

### 任正主席護世天尊駱 詩

黃裳元吉重斯文。錫類無慚意獨尊。  
三老五更象禮疏。一謙四益卦爻分。  
因緣夙締求無我。果毅衝鋒要報君。  
禍福只憑方寸地。德心克廣自超羣。

褒懲伸憲德 因果

夫人之禍福。雖係於天命。而盈虧貴賤者。亦人力可以轉移也。善惡兩途。褒懲固宜不爽。陰陽一例。惡能阿私哉。稽古之亂臣賊子。皆聰明絕頂之人。是故士不重



才而重德。傳云。愚忠愚孝。旨哉言乎。間能出奇法以臨民。捨厥身而保赤。吏善於治民者。何拘於武人甲科（考試高等也）耶。譫（與審同悉也）夫晉庫（晉史書）周易之論文。失油絡者（車上之絲繩）必受飛災。授沐枕者終成冤獄。情重法輕。為民之螫賊。（螫音謀稻根虫也）可勝浩嘆矣。江蘇淮安府。阜寧縣城北。地號射陽湖。有韓宏敏者。行俠好義。倜儻（音惕倘不拘束也）不羣。父應祥早喪。寡母張氏。世家女也。賦栢操。畫荻（歐陽修之母）以教子。茹苦含辛。望子登賢城。敏受誨於賢母。溫清盡誠。吟誦（誦讀聲）之餘。好武事。勇畧過人。有族兄克柔。為海州司馬。敏奉母命往依之。而數月前已擢鎮西太守。囊無貲斧。誰悲失路之人。難越關山。孰憫他鄉之客。幸幼習武略。權教拳棒謀生。館前棗樹兩株。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計。敏笑曰。裝鈎削挺。毋乃太紆。吾為爾等計之。乃袒衣趨左首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樹上棗簌簌墮地。眾奇之。旁有一髯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經着手。轉瞬憔悴死矣。敏疑其妄。未幾葉黃果脫。紛紛帶棗而墮。樹僵立。（俗曰豎死）宛若千年枯木。敏大駭。髯者曰。孺子亦屬可教。（黃石公訓張良之語）詢其家世。並問婚末。（元時戚屬之稱）敏曰。予家貧薄。終歲強半依人。未遑授室。髯者曰。僕有拙女。小字姁媮（音吁俞美貌）與足下頗稱良匹。未識肯容納否。敏貪利欲。好機難逢。答曰。一身萍梗。（喻行蹤無定）得丈人覆翼之。固所願也。髯者喜挈之同歸。妝女出見。於是夕即成嘉禮。明謁其內戚。有老嫗跛而杖者。謂女之祖母。蠻衿禿袖頎（音其長貌）而長者。謂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如籬者。謂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謂女之寡姊也。敏以女德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載。見髯者行蹤詭秘。絕非善類。乘此出遊未反。私謂女曰。卿家行事。拙己稔知。但殺人奪貨。終必滅亡。一旦火災崑岡。玉石俱焚。能不痛哉。今卿將何以處我乎。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決。敏曰。為今之計。惟有上稟高堂。與卿同歸鄉井。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敏以己意稟諸老嫗。老嫗沉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爾既有去志。明日即當祖餞。（祖餞治酒送行）敏喜述諸女。女蹙然曰。吾制度與君處不同。由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守。能處處奪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敏大窘。跪女求援。女扶之起曰。百年伉儷。（音亢麗謂夫之配偶）生死相隨。妾已籌之稔矣。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敵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為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耳。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如何耳。敏默祝上蒼。求脫虎口。相對皇皇。（心不定也）耿耿（憂心也）不寐。晨起束裝。暗藏兵器而出。偶見空際有神默助。更壯膽力直前。纔離閨閣。姊氏持斧直前曰。妹夫行矣。請喫此銀刀。舉手膾去。女曰。姊休作惡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擁背。今日之事。幸為妹子稍留餘情。姊叱曰。痴婢子背父而逃。尚敢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鎚抵之。甫三交。姊汗流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

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行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為兒籌之。嫡母怒曰。妖婢多言。先當及爾。舉鞭一擊。而女手中鎚起矣。格鬪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兒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遙望中堂生母。垂淚而俟。女亦含淚出見。曳敏偕跪。生母曰。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兩語後哽不成聲。敏拉女欲行。女牽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為正。余不爾留。然餞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況鎗。槍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串。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收。砉（音洳相離皮骨聲）然解脫。蓋銀樣蠟鎗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猶強樑也）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曳敏急走。將及門。鐵柺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平伎倆。（音支兩才能也）取雙鎚急架。敏從柺下衝出。奪門而走。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柺嘆曰。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隨郎去。勿作惺惺（音星警覺之意）假態也。女即泣別。鬻其金珠。與敏偕歸梓里。見母備陳巔末。悲喜交集。殆天之所以福節孝。異遇於婚眷耳。於是女盡婦道。並授夫以武法。盡其技。留妻以事母。仍往鎮西。以從族兄効用。心思敏捷。決事多中。更能善體民情。施恩及下。眾咸歌頌之。助兄盛名。故克柔委以腹心之寄。然鎮西屬新疆夷狄之邦。不受王化者多。每生爭鬪。自相魚肉（任人宰割喻被屠戮）者屢矣。敏受兄命。設庠序以養蒙。興聖化以隆風。民鬻暫息。時哈密縣東村。田舍翁。謝應時者。有女字鄰鄉李姓。依聖化行六禮。交換婚帖。有子衿阮姓。本不羈（俊逸也不受人檢制）士。因貧館應時家。故啓書浼先生曰。拙固村。而親家亦非雅。請先生務去陳言。別翻花樣。說莊家本來面目。寫農人老實因緣。庶免雷同。敬求椽筆。子衿曰善。然當以黃雞白酒享我。爛醉飽餐。看我揮毫染翰何如。謝翁果如願以償。乃作文曰。

伏以咬文嚼字。秀才當行。拙口（自謙作之詞）笨腮。（粗率也）農人本色。冠既戴夫平頂。禮休重乎尖酸。（苛刻也）恭維親家老哥。耕耨事業。樸實人家。尋蝸牛（屋小也）之廬。黃坏當甃。鋪牡蠣之路。綠柳成行。陳穀爛芝蔴。真是小囤（音頓儲米之倉廩也）尖而大囤滿。肥葱嫩葦菜。不減南園棗而北園桑。

槽頭喂板角之青。（指牛而言）力能耕地。門前拴粉嘴之白。（指犬而言）喊可驚天。而弟則徒守清貧。難期濁富。身穿四塊瓦。露後遮前。頭頂一盞燈。沒稜少緯。

（言衣衫濫縷也）伸出去兩隻赤手。縮回一對空拳。聞備家令郎。纔讀詩書即識一丁字。愧我家小女。甫知針黹（至上聲俗女紅針黹）難堆蒲面之花。幸逢月下老人。得配人間佳偶。伏願女知靜好。男解愛憐。孝順翁姑。和睦妯娌。養兒做極大官員。改其門而換其戶。生女織許多布疋。長其財而肥其家。趁此良辰。圓其好事。行見三村五舍。牽來告朔餼羊。會看黃酒白燒。醉倒奔泉渴驥。五百年冤業。棒打不開。一肚皮牢騷。寫來好笑。臨啓雀躍。忭頌莫名。

子衿書就。頗自負。謝翁聽其雒誦。（雒音洛讀誦也）亦為之首肯。詎知男家與賓客傳視。莫不以為譏諷。且以渴驥句。比客為畜。以冤業句。視婿非人。婿大怒。朱陳會晤時。揮以老拳。遂致鼠雀。適哈密縣宰。亦援例出身者。之無莫辨。見兩

家訟急。窮執筆人。以子衿對。遂飛籤械至。與以夏楚。（二木名古朴作教刑）子衿不服。語侵邑宰。乃付廣文箝禁。據實申詳。以為興大獄矣。鎮西太守接詳。付敏矚（音足視也）之。大為絕倒。（大笑也）援筆判牘尾云。綴俗成文。不過子衿遊戲。小題大作。足徵縣主糊塗夏楚枉及無辜。冬烘（摭言也）是其本相。而兩親翁興訟。只為不通。百里侯申詳。何其多事。但啓書別樣。機趣橫生。當付彼庠文。為諸生逞才之炯戒（音迴明徹之警戒也）宜罰爾薄俸。酌文人遭拍之冤刑。兩造逐回。一批絕倒。宰接所批甚惶恐。而子衿亦搖擺出牢籠。自悔好弄筆墨。受不韙（音偉是也左傳犯五不韙）之名。致繫縲紲（拘罪人之索也）之苦。若非上憲高明。冤無可伸矣。此所謂鼎羹珠玉。不能執擔糞人辨其真贗（音雁說文偽物也）耳。即往鎮西。謝太守之恩。敏見其翩翩儒雅。傾吐胸畧。成為莫逆。薦為司書。一日克柔忽捧家書。老母病篤。將歸定省。府事甚忙。恐弟不勝其託。獨自低徊。敏察知兄意曰。伯母身抱重恙。弟當同歸省視。因恐府事未易得人。弟雖不才。必不負兄重寄。愿留代勞也。克柔謔可任重。乃將符節珍重付之。束裝而別。敏既代兄權。坐黃堂。臨政事。儼然聲勢自居。公餘復萌故態。弄拳棒以示威。不阿權勢。執法親民。屬僚竊為不服者有之。而神於折獄。里中有惡奴與主婦通。而礙於其子。唆主婦以忤逆控縣不決。復訴於本府。敏細訪其虛實。即拘叔氏舅氏。一併聽鞫。（音菊窮理罪人也）至日喚惡奴上問。兩黨親族。俱不列名。爾何抱主婦控。惡奴曰。小人蒙主人蒙養。日望小主成家。不意下流自居。主母束之。反肆抵觸。赴愬兩黨親族。視同秦越。（二國名相離甚遠）不得已冒嫌抱控。敏曰。忠心為主。勞怨不辭。汝可謂義僕矣。惡奴頓首曰。小人素有好人之名。里黨所共知也。敏領之。喚忤逆兒問姓氏年齒。見其恂恂儒雅。叩而對曰。小子張步雲。年十五。訊其逆母之故。但流淚不言。敏偽怒曰。不孝之罪。律有明條。三尺法何能輕宥。遂飛籤下。兒痛哭。叔與舅代為哀免。而惡奴面有喜色。敏顧而笑曰。爾小主尚在童年。刑杖一下。立當斃命。汝素號好人。且受主人數年蒙養。盍代杖。呼兩隸曳下重杖曰。代不孝者杖。勿從輕也。責至四十。血肉交飛。繼又罪其叔曰。爾與乃父為同胞。而不能禁約其姪。至今以忤逆播聞。亦當受責。叔伏地乞恩。敏笑曰。一客不煩二主。有好人在。爾勿畏也。又曳下代責二十。并喚舅氏上曰。母子之恩。本於天性。汝妹即欲控告。何難一言勸阻。迺袖手旁觀。釀成家變。本應重懲爾罪。但年老龍鍾。不堪受杖奈何。因顧惡奴曰。本府今日勉出大力。成全汝好人之名。又飛籤欲責。惡奴勢難再杖。叩頭乞免。敏大笑曰。汝推主母面情。亦當為其兄稍效微勞。卒杖之。復命舁（音余扛抬也）重枷至曰。杖已代矣。枷又何辭。大書枷號好人一名。俟忤逆兒改過日釋放。惡奴杖痕已重。復荷重枷。不旬日竟死矣。蓋中冓之言。揚之實醜。默謔得實。借代杖以懲奸。亦折獄之苦心。譎而正。奇而法。得律意矣。如呂公弼張崇陽輩。片言齒劍。一錢殺人。故甯戚束薪。（春秋衛人家貧牧羊束薪遇齊桓公聘為上卿）延年屠伯。（漢嚴延年為河南大守論囚血流數里時人號屠伯）君子終防其漸也。於是閭邑稱快。咸服敏之譎斷焉。然步雲母林氏。自此寡守清貧。

洗滌前愆。使兒負笈。敏訪知其意。默資助之。後亦登賢書。感敏之恩。奉長生祿位。母子以誌不忘云。幸克柔親病復瘥。再到任所。敏所理條件。政簡刑清。大為嘉獎。但念故鄉距此。遙隔萬里關山。往返不勝其勞。莫若解組（退職也）歸田。承歡膝下。兄弟得隨繞膝之樂。商之已妥。請准上命。買棹將行。子衿及民咸泣送之。舟至江淮。時已夜半。忽聞婦聲甚哀。即披衣登陸。於蘆葦中見二盜強劫一婦。袒其衣。將行污辱。敏抱不平。揮拳與鬪。賊負而逃。女整衣。敏問所由來被盜。女曰。妾鄭門白氏江蘇漣水縣人。與數輩鄉親。往淮陰以尋夫主也。不意至此遭劫。鄉人皆溺江中。二盜見妾姿容。在此行強。非恩人救援。幾無生返矣。敏曰。今既財物兩空。復同省順流之便。帶爾回籍。女謝諾之。引見克柔。代陳始末。止於艙中。啓纜行未數里。背後賊船。行劫將近。見數輩持長矛。號殺連天。敏持戟與戰。星光之下。畧認劫女之賊。英雄氣奮。刺二賊於江中。羣賊稍却。然眾寡不敵。亂箭射來。敏親冒矢石。不避其鋒。賊乃敗北。鼠竄落水者不少。而敏雖勁敵。身中數箭已負重傷。克柔代為拔矢敷藥。幾至昏絕。心竊憂之。乃晝夜兼程。未幾抵蘇。分流漣水。白氏謝曰。恩人為妾受殃。願遊天眷。早卜勿藥之占。活妾之德。世當圖報也。克柔復贈以川貨。方判袂。敏抵家見母及妻。潛然淚落曰。兒宿業深重。不能奉母百年。不孝之愆。無可逃避。願來生以盡烏私之報耳。又囑妻曰。爾父家積惡。禍及爾身。血脉不傳。至於絕後。業冤相逢。自五百年前積來。願婦代子職。奉寡母餘年。余不奪爾志。醮否自便也。語畢瘡毒復發。即登鬼錄。（死籍也）享年三六耳。母因痛子情切。不數月亦赴修文。（寇來公死為地下修文郎）克柔親代舉喪事畢。見白氏心甘守志。乃將三子兆馨。與繼為嗣。同住一門。以便耳提面命。後亦克承先人之志。而耀門楣矣。諸魂到幽冥。王判韓應祥曰。爾夙世失修。以致今生夭壽？不受子榮。賴張氏為爾寡守成家。然幸爾無甚過惡。判生黃家子名在中。張氏轉為陳氏合。重諧琴瑟。以續未盡之緣。復判宏敏曰。爾因臨事過剛。執性禦物。挺勇行俠。悞已負親。有虧孝道。姑念急公好義。權勢不阿。雖未受鬻門之選。而能折獄之清。上下歡心。頗著功績。然夙業牽纏。動輒。得咎。而人道未終。世緣莫名了。命轉臺島林圯埔。黃在中子。名廷幹字錫三。克承丕緒。名列青衿。報前世生養未盡之恩。然白氏受敏救援之德。須宜報之。判轉劉氏女。為黃子元配。緣盡中途而沒。以報前德也。林氏私僕訟子。大背倫常。姑念悞悔前非。卒成其德。皆賴敏始終玉成。時加周恤。子得成名。既懷恩德幽深。須宜報効也。判轉張家女。為黃子繼室。相諧白首。以盡報本之忱。而姁媪既守婦道。以光韓門。但爾父家積惡相累。法可從寬判轉男身。以受福地。諸魂判畢。各赴生方。餘不贅及。詳查黃生今世。抱儒守一。先進野人。不屑一轍。守成善後。自命擲囊（擲音陬韞藏不為世用）令士佗佗。（雍容自得之貌）毋多膠執。然自入堂受訓。不懈厥衷。依稀歲月。猶懷不忘。志誠有嘉也。際此兩鬢星霜。積功累行。勘破塵情。以全後果前因。龍蛇變幻。戕不我與。切勉焉。

世道炎涼態。如雲任捲舒。

迷離難撲朔。優劣莫軒渠。  
約己災無患。修身樂有餘。  
既明因果報。黽勉勿徐徐。

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旁地走。安能辨雄雌。）

## 任正主席護世天尊駱 詩

三生石上種來因。孽障牽纏墮劫塵。  
景幻春山青草露。情虛秋水碧波粼。  
維錡及釜家藏器。厥緒無荒世足珍。  
愛惡相因成果報。證明往事現真身。  
愛惡感情癡 因果

夫人生於大塊之間。為萬物之靈。如犬守夜。鷄司晨。羊觸藩。馬致遠。豚適口。亦已足矣。而人反有非分之求。肆情逐樂。罔知感德。實不若禽獸遠矣。試觀騶虞驕勒（毛虫之屬有仁德國運興則見）之派。既為聖主報禎祥。且為孝慈贖罪過。碧翁生且育之。亦良有故耳。况貪婪生愛惡之端。豈非偏着於情癡者歟。山東泗水縣。陪尾山。种逵（音冲葵姓名也）者。妻隆氏。生子名懋功。中途妻亡。家無四壁。專於湖畔弋雁求魚。以圖口腹。然專注如丈人鵠。（高駢一矢貫双鵠）如射大夫雉（左傳都城過百雉古人暇以遊獵之樂也）如兔起鶻落。至於技精而進於神也。性好行義俠。不事諂媚。人見技良。邀他入行伍。亦不願也一日乘夕陽。种逵肩荷一鎗。上罵（音馱掛也掛碍難行也）禽兔。纍纍將歸。（纍音箇相連雷各紹也）經陪尾山南。見營卒十餘人。擒一販私鹽者。毆幾斃。販流哭叩饒。不許。販者妻與女。蓬頭獻銀簪贖其罪。亦不許。竟擢簪珥仍牽之行。妻女隨之哭。兩嬰孩見父母被獲更哭。幾滾入水。种逵目覩慘狀。竊抱不平。遽呼曰來。若（汝也）牽渠將何之。卒曰。捉官裏去。問何罪。以私梟對。曰嘻小人見肩挑步擔。借此獲蠅頭利。得之謂梟乎。彼大商巨賈。公然夾私。漏稅虐民。是真梟也。汝等何不牽之乎。衆怒其饒舌（多言也）喝曰。是何與汝事而左袒。得無黨乎。曰黨便若何。曰依樣捉去敲脛股也。言訖。探懷飛黑索套种逵。懋功婉言父愚懇求恕。不聽。更擊懋功。且攢毆之。种逵憤極大吼。翻身觸機。發背上鎗。見青煙一縷。而兩卒倒。其縛頓啓。懋功知業已賈禍。亦即燃鎗左右擊。衆卒披靡逸去。种逵顧販曰。爾夫妻刺船。（又言撐船也）曷急遁乎。遂親向縣牧自首。牧與營弁。（營卒也）均商家走狗也。械詰繫獄。依袒匪戕捕論斬。將延頸待秋決。懋功心懷孝道。上書幹蠱。（音諫古盖父愆也）立辨兩捕之斃者。乃己之鎗。非父之鎗也。况老憊何能為。願以一身抵。不許。無可奈何。時販者姓龐名仁。逸而偵其死有日。與妻鄧氏號哭。無由報恩。禱於山神廟。願代以死。遣其女貞娘偽為种逵女者。携羹飯饋獄食。遙致聲曰。若喬梓死。愚夫婦何敢獨生。夜深夫妻倚櫂葦中待女歸。夜色昏黑。突有月光出水際。

滉漾晶瑩。正痴望。光忽分散如萬顆琉璃毬。激波欲舞。颼颼（音搜留風聲也）一聲。光忽入船之篷下走不定。趨視之。一蚌珠也。大如彈子。知非凡寶物。急藏如篋。少時女歸。述种逵牀語嗚咽。夫妻浩嘆而已。明日聞都御史陳化龍。奉旨巡案泗州。將到縣下。謀買珠以媚如夫人。貞娘喜曰。得其機矣。乃青衣（青衣婢服也）懷珠別父母曰。兒去或得酬种逵翁之德。尚羈留（牽留也）有時日。幸勿以兒為念。遂泣與別。貞娘託賣珠婆携登御史舫。以珠獻御史。大喜。囑送玉人自詳審。妾更喜。問從何處來。曰家藏耳。問珠值。曰芹獻（贈物于人之謙稱）耳。自傷父兄出不返。貧無依。願為夫人婢。以此為進身階耳。竟視其婉麗明艷。遽收錄。且酬賣珠婆去貞娘善伺人意。眉語目聽。不數日為諸婢冠。一夕侍宴。妾正褒述貞娘於御史。貞娘忽伏地悲泣。叩首有聲。驚詢之。噓唏（音虛希太息也）曰。妾父种逵兄懋功也。遂縷述戕捕之由。泣求揭鉢。（如佛揭鉢孟水似施罪鬼）御史愕然久之曰。爾父兄事。吾已閱其牘案如山。不易返。姑念爾緹縈（孝女也）再生。明即詣泗當提訊而平反之。貞娘頓首謝。妾攬於懷曰。爾若背我去。即殲爾父兄。貞娘曰。奴願終身侍夫人也。明日按臨泗縣。牧出迎。肅入巡署。坐堂皇。首提种逵之父子。窮詰之。覽懋功狀故驚曰此孝子也。牧極言其橫。非駢斬不足以明讞。（音孽平議罪獄也）御史曰。罪尚可原。即勒供疏奏。以种逵父子正弋梟。兩卒巡湖。隔蘆葦發鎗適中。依誤死擬。將种逵父子充極邊。疏入詔許。遂立遣种逵父子配雲南軍。徒步抵配所。隸邊將熊公麾下。熊覽其符。知為轟斃命案。問鎗能命中乎。种逵對之頗矜貴誇。曰盍之武庫中自檢良者來。吾有遣爾處。种逵果檢得巨而準者面試之。均先中中。邊將大喜曰。西南有大山。萬讞聳翠。中產珍禽異獸甚夥爾父子日荷鎗往獵。得則獻軍門。當陸續紀爾功。滿自有珠還日。惟內山皆毒蟒所棲。誤入恐損命。牢記不可往。應曰諾明日裹糧領藥入山。果得虎豹之屬歸獻。恆犒勞。逾一載。腰囊甚豐。頗覺此間樂。父子偶私計曰。內山究作何狀。盍往覘之。遂入視。峯巒巖惡。樹石怪醜。沙磧斷礪。人跡全無。倏腥風至。木葉為脫。一象狂奔。後隨一巴蛇（大蛇也）目睽（音閃暫視也）閃行如飛。象見种逵伏地。若稽首狀。父子急登象背。發連珠鎗。中蛇之雙目。蛇怒行更速。象負之狂奔旁佻（長也）入大谷。蛇如箭激直駛墮大崖如雷霆斃矣。遂舍象覓路歸。日暮視谷口有古廟。權止宿。伏神龕中。夜靜聞庭樹頂時有呷啜（音押綴呷而嘗之也）聲。與墮物聲向晨視之。樹杪一大鳥。人首五色羽。大如車蓋。巨爪搏死蛇食。墮者骨也。大懼。潛灌藥發火。伺其飛起擊之。中胸際。聲烈烈。啼如鬼車。展翅生大風。飛空際多時。墮即斃。父子大喜。負之歸獻。邊將驚且詫。慰勞甚殷。囑勿復往。再數日技癢又入山。視前象立谷口。若拱俟。試登之。果負而趨。倏又腥風至。私計曰。又一蛇耶。至絕頂下。象掀墮地。以鼻示之伏草際。象去引一獸來。首如驢人足。白毛黑章。攫虎豹食。追象欲并食之。种逵俟其過。急制雙鎗。發中兩乳。物大吼人立。搗碎沙石塞乳際。拔大樹離地。痛極長號震山岳。种逵視象已逸再發鎗。物驚向西去。墮壑斃。遂入昇（音予扶也）之歸獻。邊將更驚詫曰。爾真神勇也。從此可無獵矣。叩

請其說曰。今上好奇。此鳥兩翼。天然有龍鳳紋。夏日蠅不敢集。可作宮扇。此獸毛極暖。以甌雪插一毫入。雪立化。可為御裘。行將獻天子。我既膺上賞。爾亦得賜還。疏入喜甚。詔賜邊將極優。赦种逵父子。傳送回籍。均賜官游擊。仕鄰封。遂叩別邊將。甫登程十里外。哭眾象奔至。伏叩若感恩狀。一象負种逵行。一象舁大牙一枝。隨行十日。達山陝。父子下而拜曰。君其歸乎。不敢勞遠送。恐驚行人。象亦悲鳴。置牙於种逵之前。相將返。种逵齧牙。遇句麗國使驚曰。此萬年象齒也。剖之中有山水人物。若墨畫者。以萬金購之去。由是富且貴焉。時御史出為泗州撫。隸麾下。叩謝前恩。恭獻異域。寶物甚多。巡撫曰。女公子亦記憶否。种逵愕然命之出拜。貞娘也相與縷述往事。始其悲泣。撫喜急為招女之父母。親主婚。即命以貞娘許字懋功。諷吉成禮。畢婚後。种逵自顧衰老。宦途維艱。莫如歸隱以娛晚年。與子解組回籍。重興華廈。裕後光前。救急助危。好行義舉。人莫不戴德之。然懋功為人閒散不羈。豪華勃勃。自覺家居無聊。請准父命。挾貲數千。偕朋儕繾綣蘇杭形勝。眼過烟花。本不著意。不料於柳絮沾泥之境。卒復蓮花並蒂之緣。先是友輩在吳門買醉。花天酒地。騷興悠然。而懋功謂此地過於徵逐。雖金迷粉醉。究不合雅人幽會。不若暗履平康（長女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之得靜中樂趣也。眾謂其迂腐嗤之曰。君素不履。鶯花庭院。只合於羅刹鬼窟。（畏惡名詞）獨擁母夜叉。作人髓飲局耳。懋功曰。兄等濫天風流。實花月場中饕餮。（貪為饕貪財食為餮）但士各有見。君等不見靜中之趣。猶余不見鬧中之樂也。自今往。請楊鑪分道。乃與何友頗相莫逆。嗣遂招之作遊侶。偶憩於棲雲別館。即私娼院也。何友所契者名翠華。頗風韻。畧知染翰。鎮日於碧桐窓下。作茂猗書法。見之者頗許為香國翹楚。（特出之人材也）是日何友同懋功踵院。見翠華頗具林下風姿。隱相傾羨。神幾為奪。倏見有淡妝素服麗人。從簾外過。蓮瓣纖小。逼近吳娃寸趾。（曰好女子之足步）其舉止哀艷。又若江采蘋樓東獨步焉。懋功情動。指問翠華伊誰。曰。此求售者以其選擇良苛。尚未經有主顧。懋倩翠先容。翠曰。事必無成。懋曰。女亢龍（易亢龍有悔言高滿之喻）太過。高自位置。豈欲得王孫貴介耶。翠曰。非也。伊有隱衷。難以盡說。懋曰。請道其畧。翠曰。伊遭家難。鬻身至此。然不屑作柳絮隨風。院主憐其幽淑。聽其備價自贖。苟有作泥中援拾者。伊寧委身事之。若作道旁花相視。伊不願也。曰伊肯與人接談否。翠曰。與余頗相傾慕。謂余能知其苦也。懋曰。伊果係遭墮溷。（音份乱也）復能卓然自立。此有志節女也。余甚欽仰之。如可贖。願傾囊相助。翠走告之。携入見懋等。告訴苦衷。據言本姓辛氏。夫隸東粵。姓李名先。客遊至此。於前歲娶妾。以事被遞於官。客囊耗去。需百金始能出獄。妾念夫妻大義。鬻身以成之。迨夫脫獄。妾遂墮火坑矣。又念身本清白。以為夫故。不惜自鬻。但不作章臺柳。攀折由人。蒙院主深憐。許我自贖。苟能脫妾於苦。當作婢以圖報耳。懋功聞之不勝慨曰。尊夫與我同籍。不忍見其家屬流落。如可贖。即措貲相助。但不知尊夫已旋否。婦曰。半月前聞伊尚逗遛（音豆留而不進也）司院街。待余訪確。使復團圓何如。婦聞崩角（曰稽首也）在地曰。皇天后土。實聞此

言。東海冤禽。（精衛含石）復逢比翼。非君之力不至此也。未幾果於司院街訪得婦原夫。為道其故。助貲二百。使往贖婦。夫婦重會。不啻破鏡重圓。感懋大德。世啣環報。然懋功始以狎遊之心。繼以玉成義舉。誠可謂高誼薄雲矣。何友復與連袂香街。閒情風月。一入迷途。竟流連而忘反。眷一（眷戀一人）所歡字春桃。貌娉婷。（美貌也）而饒有情韻。懋與之遇。牽帷覩（音腆覩面目詩有慙貌）面。歡若三生。自春徂秋。半載有餘。凡酒局賞應之需。懋不吝貲。且欸洽之間。情有逾於琴瑟者。未幾床頭金盡。壯士無顏。囊內錢空。阮郎羞澀。忽報訃音。靈椿凋折。客况蕭條。幾無以為歸計。日夕躊躇。（音儻除猶豫也）致廢寢食。春桃已窺知其真情。謂懋功曰。君丁父憂。是處豈得久居耶。當速整行裝。以盡守制之戚。乃潛搜所積。僅得十金。計不敷。復私卸臂上條脫。（手釧也）為質十餘金授懋曰。以此贈別。藉表寸心。懋感愧交弁。至於泥首。遂即日整裝起程。致聲珍重。為訂後日之永好。洗涕而別。嗟乎。英雄天涯淪落之時。雖戚友亦鮮有過問者。况青樓買笑之如春桃者。可謂妓中之義俠矣。懋功深為銘感不已。抵家發喪盡禮。自知不及送親終老。罪莫而逭於是悔心樂善。不作冶遊。連舉一男二女。及長授以家傳神鎗。父作子述。是則是效。永垂不朽矣。年屆知命。偶病赴召修文。（寇萊公歿為地下修文郎）魂至幽冥。王判种達曰。爾身居寒微。網弋魚鳥以餬口。傷生害命。能無過歟。復戕兩卒。死有餘辜。律有明懲。難逃報復。姑念素仗義俠。屈己救人。惡獸驅除。為疆除害。以功抵過。餘德堪褒。武技願償。再伸文藝。使轉臺島林圯埔地方。為魏家子名林科。字獻珍。絲綸素裕。文博青衿。裕後光前。以伸前志也。隆氏婦道無虧。因緣未盡。轉為沈女名善。與林科重諧燕爾。而懋功雖抱父藝。不貴元服加榮。反與宵小為伍。尋花問柳。致失送終孝道。罪宜重罰。但能以狎遊之情。而完人夫婦之義。更以洗心革故。痛悔修持。恩施格外。從寬處之。使恩怨以相償也。命轉魏家名維錡。為林科子。受享餘蔭以續骨肉之未盡。咨爾辛氏。濛垢賣身。以全夫主。受懋功玉成之德。有願以報。判轉劉氏女名柔。與維錡結髮之緣。而春桃賣臉青樓。傾人膏腴。罪不勝誅。但與懋功戀。能懷義俠以贈後從良痛改前過。憫爾自新。然曾訂後交之約。使轉為懋功身後之妾。禍福相因。各從其類而締焉。判畢各赴生方。

查及魏生此世。生長名門。享受遺澤。克繩祖武。庶不失眾賢兒孫。但當前士行缺修。倚紅偎翠。敗德招尤。檢束身家。善宜黽勉。務要繼先人之志。興克明之堂。回頭彼岸。捷足誕登。昇騰猶未艾也。前因後果。可不悚然奉為警惕哉。

慨世蜉蝣景。駒光動客情。  
春花空秀媚。秋月獨光明。  
惡積招冤孽。善修報顯榮。  
絲毫無或爽。造化巧推評。



## 任正主席護世天尊駱 詩

陳說紛紛卜富饒。紹興祖德繼宗祧。  
平心浩氣人高尚。愛命傷生志獨超。  
克己存誠懷物與。扶傾拯溺立孤標。  
天然報效成姻眷。禍福分明自我招。

### 守素無招惹 因果

吠人之禍福。莫不由心所造。憑造化以施與也。若能賦性無偏。秉慈衷而愛物。救人人亦救我。愛物物亦知恩。故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些些物命。報猶如斯。況其大者乎。今以神物遭劫。被謫人間。一念放生。卒成奇偶。始信物類報恩。有異乎人者。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有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鬱然奇秀。列雙嶺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閣。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珍禽異獸。畢集其間。歷代仙佛。藉為棲止。為五名山之一也。時天台縣有鄒生鼎鼐。表字光中。父名賡早歿。寡母焦氏。守素安常。讀書學劍。任俠放生。偕友遊鎮上。時值清明。士女如雲。有健兒弄虎演劇者。圍觀若堵。虎眇一目。爪牙如鈎。文質斑斕。（毛之花紋色者）弄者故以頭觸其吻。手持其鬚。背承其腹。而且宛轉如人意。眾擲青蚨如撒白雨。及散驅入大木函荷之去。鼎歸而默想太息曰。丈夫不能自全。悞入陷阱。亦猶是耳。友戲曰。然君亦將買而放之乎。曰有何不可。夜寢夢老父闖然而入。白衣絳冠。拱揖曰。封使君謫限已滿。君曰。弄虎者藉以攫（撲取也）阿堵為衣食券。恐斬（吝也）而不售。曰有機可乘勉之。諾而醒。見朝暾滿窗。起而盥櫛（洗面理髮）挈友再往。至則鳴鈺開場。虎搖尾瞑目。意甚頹敗。倏一老叟。科頭袒背而前。騎虎背。齧（不嚼不吞貌）虎頰。更以髭鬚抵唇側。虎忽大吼。利喙一合。則頭宛如瓜落矣。觀者盡奔。兩健兒哭曰。殺者吾父也。虎向馴。不知何故突變性。竟噬斃吾父乎。即怒操刀欲斫。鼎急止之曰。虎噬人者性也。爾殺之。豈即抵爾父。人財兩空。殊失算計。曰。將何以處之。曰。曷賣於我。以贖爾父。餘可另作生涯。此計之善者。健兒私計久之以為然。問其值。曰。十萬錢即可。乃傾囊如數與之。鼎倩人放之去。咸不敢曰。索在頸上猶噬人。若解之甯不繼叟偃（音張）耶。（虎歿屬之鬼曰偃）鼎怒自策馬。送虎至深山中曰。荒野窮岩。若不少生物。幸勿擾行路。罪株小生。虎頷之。獨目流涕。鼎親解鍊鑿琅。急上馬返轡。揮之曰去。遂分道行。將返官衢。忽狂飈（音標暴風也）驟起。砂石橫飛。虎至急奪路欲遁。則已伏馬前。叩數十下始去。歸告慈母及友。咸不甚信。越年將試武闈。行到天台。關嶺間。僕馬奔馳。日色已墮。疎林疊嶺。倏迷路歧。忽林中轟（初屋切聳上聲）出欹石。高丈餘。瘦削可愛。炊煙縷縷。知有野人家。趨求止宿。則古屋數椽。門臨曲磻。一眇目老叟。龍鍾（年高貌）迓客曰。何處貴人。下顧草野。鼎自陳姓氏。且告且求。邀入坐草堂中。僕馬亦有安置。叟衣冠整潔。言語粗豪。自云苗姓。向客始豐。（即天台縣屬）遄歸未久。倏

見一紅妝。屏角窺客。又一老嫗。上堂篝燈。躑躅頗苦。曰。寒家無僕御。此山荊也。鼎踟躕不安。意在呼僕。曰。累夫人不當。叟急止之曰。紀綱（僕之稱也）勞乏。已安棲止。向屏內呼曰。玉珊兒出拜郎君。以代母勞。女果盈盈趨前檢衽。鼎見媚態萬狀。神魂飛越。幾至失儀。揖而問叟曰。女公子耶。曰然。以郎君貴客。敢以兒女相見。須臾設陳於案。酒沸於鑪。（溫水器也）叟以巨甌自飲。以常罇勸客。酒闌。女出為鼎解裝設榻。布枕拂衾。慇懃臻至。鼎遜謝。女一笑去。餐已。叟詣內與媪絮語。（語多而連絡也）遂不出。鼎醉而隱几。女搖鼎醒曰。郎可寢矣。曰卿尚未去耶。曰父母遣視安枕。防呼茗飲耳。問芳齡幾何。曰十六。問婿家否。女酡（音駝面赭色貌）然久之。微嗔曰。夜深可寢。絮絮何為。恐老親聞知。叱辱將及。鼎倚醉遽攬紅袖。女爭脫移立不得遂寢。醒即吻（音勿）。試呼茗。則女已捧磁盞立榻下。坐飲已。牽玉臂求歡。女呼曰。鹵莽兒何動欲。喪人廉恥耶。叟媪內呼問。方釋手。女遁去。意將詬誶（音苟碎辱罵也）轉寂然。天明晨光透內。女起出洒掃。鼎惴惴（憂懼貌）不語。女呼曰。郎起耶。滿天風具。（洗器也）更瀹（音藥煎也）苦茶。女笑曰。癡郎君昨宵幾驚破膽。曰忍哉卿也。曰柔情媚態。何必爾爾。（猶言如此也）鼎益急。語暫狎褻。女秋波微怒。又似欲呼。鼎固哀之始已。臨去忽紅漲于面。欲言又止者再。曰郎娶否。曰未。曰真耶。曰天日可誓。曰郎求婚于吾母無不諧。萬勿望非禮苟合也。鼎曰諾。時僕亦起。問鼎行否。鼎癡立猶豫。叟出揮僕夫曰。茫茫風雪。向何處去。霽即行。豈碍程途耶。少頃女又陳餐膳餅餌。帶松子香。雉羹鹿脯味尤佳。鼎且啖且問女郎年齒。與夫家姓氏。叟答以擇配甚難紅鸞（主喜事星也）猶缺。鼎曰。僕不才尚屬清門。忝與士列。可合雀屏選否。（言擇婿也）叟曰。玉珊甚倔強。（不受屈抑也）容與荊詢明。免他日怨老朽孟浪也。（不精要之貌）頃出告鼎曰。大喜大喜。小妮子竟首肯。但夫婦老矣。風燭草霜。一朝殞謝。反累弱息營獨。（無所依也）但山野無鼓樂儂相。（即接客贊禮也）意屈東床。（婿之稱也）即於今夕草具花燭。明即携去。愧無奩妝。能相諒否。鼎喜極再拜。一一承命。媪扶女出。韋布更新。雲鬟微掠。愈覺嫵媚（姿態可愛也）可人。交拜訖。重設罇罍。（音雷酒器也）一家團聚。僕在斗室。亦有犒賞。（音靠賞勞也）痛飲極歡。夜深二老去。鼎移燈掩關。即就客榻成婚禮。繾綣恩愛。盟誓萬言。明晨雪霽。叟媪並出曰。玉珊兒驕慣。乞郎君百事看老朽。勿加罪責。雙雙登途。不敢以私愛悞功名也。母流淚悲戀曰。勉事郎君。錦旋時可一歸寧。何須戚戚。（憂貌）鼎以馬援女。自與僕徒步。拜別出門。叟于欵石下掀臥石起。內皆朱提（銀也）曰。倉卒不及備奩。以此為倩。（雇代也）鼎曰。客途無玉臺下聘。尚敢領厚貺乎。叟曰。聊壯行色。以恩德之相酬耳。鼎莫知其謂。勉取三錠。叟以為太少。盡代檢入橐。（音拓有底袋也）揮之曰去。出數十里入城市。為女購簪珥裙服。嶄（音慚高峻貌）然一新。再覓車馬抵台州。賃宅以居。倡隨樂甚。夜至玉漏三推。輾轉（反側也）不寐。獨起披衣。步於後庭。見月色朦朧。微雲淡蕩。信口咕嚕。（讀書聲）畧抒悶懷。忽聞樑間有窸窣聲。（聲不安也）異而睨之。

則一巨鬼。膚靛色。口呀呀。（笑声張口貌）而角鬢鬢（音疑楚詞其角角利貌）由樑上墮下。旋墮旋長。長至丈餘。目閃灼有光。立視於前作鞠狀。鼎見之毛骨悚然。退避不迭。忽轉念曰。無愧屋漏。正氣可以辟邪。笑顧巨鬼良久。自思易能驅邪魅。即為講易之乾卦。頰（音俯低首也）首誦至地道光也句。鬼忽從窓隙遁。鼎即仗劍跡之。至頰牆下。一旋不見。細探有穴。去其石蓋。即朱提累累於中。喜甚。依舊覆之。將反告婦。回頭忽見山君。負嵎其間。勢欲擢人。鼎與鬪追之。竟入臥內。竊為妻憂。諒被所噬。遽入闥（靜也）其死人。搥幃視之。妻獨黑甜。（酣睡也）鼻息鼾然。（鼾音翰鼻声也）虎莫知所之。心竊詫異。妻醒白所遇。玉珊自知露跡。恐其驚疑。諱而言曰。財神引路。山君現形。示郎享天福也。即共發其金巨萬。未幾場試己。榜發名落孫山。為之掃興。玉珊慰曰。功名猶如夢景。富貴好似浮雲。郎獲餘金。盍反承歡膝下。作林下仙人自在樂也。以為然。其母倚閨而望。喜子歸來。又得賢婦。頗慰老人之懷。殆天之報苦志歟。然鼎性好客。家已少康。舊雨新雲。爭來趨附。美惡雜乎其間。玉珊厭而請却之。不聽。客聞忌憚。釀（音遽斂衆人之財曰釀）數百金。購妖妓名美娘者。奉鼎為妾。絃索歌唱。無一不工。床第之間。尤多內媚。鼎惑之。嬖（寵愛也）暱（親近也）荒事。而客得陰攘其權。玉珊獨宿靜修。絕不爭較。鼎偶抱恙。玉珊輒鷄鳴起侍湯藥。不啻孝子。美娘見其髮膚肢體。無處不佳。即亂頭粗服。亦饒姿緻。退而攬鏡。愈自慙怍。（愧也）由愛生慙。慙生妬。妬生恨。遂廣結婢媵。環布腹心。思傾玉珊。而無機可乘。暗以酖毒置酥酪（酥乳製酪酒也）中。布其室。鼎偶入呼飢。玉珊以酥酪進。美娘急奪而棄之。啖貓犬立斃。乃嬌啼求去曰。大娘妬忌。意毒良人。妾若不去。恐難免也。又玉珊每夕焚香於庭。禮拜北斗。美娘復告鼎曰。大娘毒未成。又用詛禳法。妾時心痛。恐中魔巫。由是鼎怒玉珊動輒得咎。日終非好相識。立逼大歸。（被出母族不復返也。玉珊泣曰。自為君婦。有何失德。曰我與爾緣盡。眼中釘。喉中骨鯁。不能頃刻留也。玉珊大痛將去。何家（夫母之謂）為之欵留。責鼎以大義。得暫安。母忽病作古。鼎哀葬盡禮。有惡友陷盜。鼎受株連。大懼。謀於座客。出千金購玉鼎獻中丞。又出千金購貂裘獻侍御。同列中堂。玉鼎無故碎。貂裘無故焚。至問誰毀。美娘堅以大娘對。鼎大怒狂呼不可忍。操杖立逐玉珊出。曰。郎真薄義如雲。妾實告爾。我非人。虎也。因郎俠義放生。前在鎮上所放者。妾生身父也。聚族天台。修成道果千年。悞傷生命。被謫人間。應宜遭刦。郎發慈悲。得免於難。父母感德。遣妾侍巾櫛。始末相輔。置爾於安樂。屢惑讒誹。忍受而報恩也。嗚呼情極。是不可留矣。自脫簪珥裙服擲地下。著嫁衣匆匆出門。飄瞥不見。當道待賄賂（以財贈人之謂不至。依律搜沒其家。婢僕與客。一時星散。同美銀發配雲南軍。赭衣登程。監者呵詈。貨馬徒步。兩足腫潰。躑躅不前。誤入山谷。見疎林煙裏。欵石猶存。忽至當年止宿大驚。恐翁媪出。無顏相對。細視則空林無屋宇。僅曲磎流泉。荒苔虎跡。急趨而過。美娘不堪其苦。終日悲啼。比至鳳凰廳萬山中。人跡斷絕處。有亭翼然。監者引入。瞋目叱鼎曰。爾罪應受。我輩何辜。被累跋涉。請速自戕。

免污我刀。鼎求不許。美娘情急生計曰。願賜醉飽。死何辭焉。監者與之食己。操刃直前。鼎振起精神。力與鬪勝之。即遠遁奔亡。回顧美娘已渺。料想難逃。至是始悔慟曰。其負吾結髮玉珊之報歟。噬臍（音逝齊以口咬臍喻不可及也）已無及矣。嗚呼茫茫海內。託足何區。日落西山。徘徊瞻眺間。忽前面一頰（班同）白老者。負芻而來。訝曰。子非逃犯耶。鼎以實告。老憐之曰。敝廬不遠。權為屈駕。至則茂林修竹。桃李成蹊。草舍數椽。亦頗幽緻。分賓主敘坐。欸香茗。具晚膳。老者自云郝姓。諱崇高。妻藍氏。賴祖德流芳。得受餘蔭。世守此土。耕讀相參。以博野人趣。乍抱卜商（子夏名悲子亡）之悲。使我伯道無兒。言之淚落。鼎以婉言慰藉。頗豁悲哀。嗣繼為螟蛉。盡孝之誠焉。時美娘為監者所鬻。得貲分去。流落青樓。然能守義不忘君。疊杜門謝客。懊悔前非。幸鴛母諒其志。繼為義女。而鼎事崇高夫婦盡情。得其歡心。無逾己出。乃將餘業。委以重寄。竟染病而雙亡。鼎守制不異親喪。但思炎涼世態。禍福無常。子壽妻恩。終成幻夢。乃疎財仗義。為先人後輩種福田。一日偶行山麓。聞有哭聲。訪見一女。披髮跣足。懸于樹間。上下不得。狀甚慘然。即解其縛。審之酷肖美娘。問果無差。彼此相認。各敘衷曲。然何以被繫於此也。美娘曰。為即守義。疊攬遊客之鋒。有勢家子見妾不納。厲詞衝突被擊。令豪奴擁至此間。縛於樹上。喂諸虎口。非良人救援。幾喪殘生。自悔讒誹大娘。至于骨肉零仳。罪無可逭。遭此逆境。殆天降罰歟。鼎亦嗟悔不已。乃相將返草舍。破鏡重圓。不復作人緣思想。買子為嗣。數年美娘病亡。鼎亦守雄。迨子婦成立。始歸原籍。年屆五旬有三。清和之候。竟染微恙。一夢千古矣。魂歸泉下。王判郝崇高曰。爾身居山野。志抱長者風。與世無爭。無慙厥祖。使生福地。有跨竈（子勝父也）之賢。轉為陳家子名上達。藍氏夙緣未盡。仍轉劉氏為上達正室。而焦氏往昔欠修。青年寡守。婦道無虧。爾子受郝氏恩深。叨其遺澤。均宜報德。判轉吳家女。繼上達為婚。受子之榮也。復判鄒鼎肅義俠放生。得受虎神報德。不該心懷薄倖。嬖昵敗家。咎由自惹。天譴臨頭。不生嗔恨。更能聿修厥德。茲特憫爾。容補前愆。使轉臺島林圯埔地方。陳上達子。名章字紹平。以報提携之惠。而美娘峻夫邀寵。傾覆門楣。罪宜重罰。姑念臨難知悔。守身為夫。遇強梁心堅金石。容以自新。以功抵過。判生魏女名娥。為紹平妻室。再報救護之情也。恩義相償。各赴投生焉。

復查陳子。今世受父兄之餘蔭。得俯仰以無虧。克諄孝友。勿為聲勢所拘。黽勉善緣。廣佈兒孫福地。紹祖光宗。貽謨厥後。庶不失仁人君子。以補後果前因也哉。

樂處知修早。前因仔細看。  
司權奇措置。造化巧循環。  
方寸無容昧。偏情勿妄于。  
恢恢分曲直。拴意鎖心猿。

## 任正生席護世天尊駱 詩

雲龍風虎喜相從。際會因時有異逢。  
慙憑是非縈俗慮。賁緣利慾擾心胸。  
孽端廣積難逃鑿。法網高懸不放鬆。  
禍福自招還自受。何如守志學謙恭。

縱橫己自欺 因果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亘古如斯。絲毫不爽。奈何趨邪易。反正難。利欲紛其心。百事擾其形。積孽招愆。昧其天性。若非當頭棒喝。降罰加身。不易修省。良可慨夫。浙江嚴州。桐廬縣。伊逢辰者。幼名允儀。父享嘉。母商氏。因晚年得子。溺愛過甚。聽其所為。及長讀書不就。亦不事生業。終日遊蕩而已。每聽鳴鉦開道者過。隨之入衙。觀其升堂理事。詈人撻人。皆不敢違拗（於絞切不順從曰違拗）心甚羨慕之。於是歸家演習。親友見者俱以瘋子目之。逢人則問官從何來。或誑之曰。官易事耳。但須北京去見皇帝。求之必得也。默而識之。乃竊其父金數兩。往北逸去。至浦口一無所有。適遇官舫之赴羅洋者覓捧手。昧然應募。將至七里灘頭。忽颶風驟起。舟不能行。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蓋難於牽挽。惟視風為遲速。即倚泊閒地。逢辰復問北京何時可到耶。衆知其瘋。皆玩戲之。惟官舫中一叟。屢目顧之。周其衣食。頗自得。一日上陸。在小廟簷下坐卧。忽叟來邀入廟。密語之曰。老夫范安祺。舫內官員。是吾子名瑩。其貌與爾無異。雖至親亦難辨認。以吏員銓得泰順縣尉。今將赴任。不意昨得暴病卒矣。我與眷屬。貧不能回家。依我計議。可將爾衣。與我子互易。汝承我子職。官中所得。割半均分。則兩全其事矣。逢辰聞其言。正如所願。瘋疾頓愈。是夜潛相易換。明日舟子喚瘋子。則見其倒斃於病矣。安祺為買棺厝之。遂赴任所。衙署為兩宅。與眷屬各居。安祺為理出入。然逢辰本不羈士。擁枕孤眠。未堪寂寞。時縣內有女校書（蜀人呼營妓為女校書）麗姝者。蓮性雖胎，不遭泥染。楊枝無力。偶宕風前。雖處章臺。固非隨波逐浪之女子也。曾與方良善。有嚙臂盟。（言飲血訂盟八拜之交也）而方有懷依玉。無屋營金。不敢以妙手空空兒。蹈紅綃（妓名遇崔生擎一甌又一匙進之食併送歸後歸崔生）故智。（曾經施用之故智也）事竟不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任其光陰荏苒。送舊迎新而已。因此逢辰慕麗姝名。備蜀錦十端。踵門相會。色可傾城。逾於所歡。恨相見之晚。由是雨夜雪宵。花晨月夕。逢辰非姬不樂。醉戀一時。然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固不必身入侯門。而前此之方良。固已早同於陌路矣。一日謂逢辰曰。昔人以勾欄為香粉地獄。君能使火坑內現出蓮花否耶。情好如君。若終作露水夫妻。路牆花柳。豈不徒呼負負。出桎梏而登衽席。君有意乎。逢辰被惑曰。惟卿所命。文姬歸漢。千金之義。豈讓曹瞞。所不可知者。恐卿心匪石耳。麗姝曰。山移谷變。矢志靡他。石爛海枯。鍾情不易。君肯一為援手。妾且生死惟命。乃商於鴛母。以五百金脫其籍。將有成議。麗姝曰青樓龜鴛。千古

無情。一出此門。則寸縷尺絲。均非我有。妾將以蠻頭禿袖入乎。逢辰曰。微子言。我已籌之熟矣。以此吳綾蜀錦。為作嫁衣。縷金箱子。摺疊其中。昇以畀女。事恐招謠耳目。避其嫌疑姑隱諱之。假以別館。擇吉迎歸。瓊花仙子。下嫁蓬萊。綢繆閱月。因公事數日未至。而衫痕眉黛。雲間風聲。銷歸烏有。然衣裳在笥。猶不疑其有他。迨啓葳蕤。（鎖韓翃詩春樓名不閉葳蕤鎖）而已空諸所有。蓋以為雲神女。已同奔月嫦娥。所謂情波變幻。慾海迷離。月地花天。過於蜃樓海市。走馬王孫。墮鞭公子。錯於用情。為他人作嫁衣。受彼美之播弄也。即命偵騎四出。渺無影響矣。羞悔莫及。未可對諸人言。那知麗姝以方良為心上人而良實極於資。不能舉手。逢辰之貿貿然來。（貿音茂貌禮貿目不明貿然來）以至與良。欲即反離。求親姑疎。假手於逢辰以為從良地步。是效桓伊假途之故智也。痴兒那能知哉。逢辰自此斂跡。但性貪賄賂臨政治民。不明審察。與刑房范大魁。朋比為奸。陷良縱惡。惟利是圖。轉瞬三年。官囊綽綽。安祺偶患沉疴。幾將不起。囑老婦莊氏與分半數。逢辰昧良。只的十分之一與之。祺即憂忿而亡。莊氏痛不欲生。未幾亦病沒。逢辰思非己親。草具喪事。虛掛衰蔴。以防物議。然眾罔知隱情。咸薄其親非禮也。而貪酷之名。形于遐邇。上憲頗有聞知。物色其所為。忽聞新太守蒞任。探知為翟姓。係逢辰姑母之子。以甲科由部曹出守是邦者。自愧難與相見。然在其屬下。不敢不謁。是日以范姓職名入見。太守觀其形狀。覈其履歷。心甚疑之。入見太夫人言其故。爾舅父僅有一子。不知何往。經已三年。吾亦欲觀其貌。縱非者藉以解渴想耳。太守唯唯。立命傳見。逢辰俯首攢眉。置身無地。惟有叩首而已。太夫人命僕扶之起。詳加體察曰。是吾姪也。奈何弗認。逢辰益惶恐曰。野鳥何敢冒鳳。貌相似者。自古有之。孔子陽貨。聖狂不類耳。即告退。太夫人未能挽留。目送之。忽呼其幼名。曰允儀兒安在耶。逢辰聞之。不覺回頭。太夫人急使僕婢羣擁之入。作色視之曰。汝是吾姪伊逢辰也。何得背父母。瞞親戚。好官自為耶。伊窘極。叩首曰。非也。太夫人曰。我自呼允儀兒。何勞汝回首乎。再欲強辯。吾令汝表兄以官法治汝矣。伊至是無奈。直陳始末。太守駭曰。冒名欺主。賄賂公行。嘖嘖（嘆不已也）人譏。謂弟污吏。況事關性命。何妄為之。官將參革。猶昧進退乃爾耶。其速回乃任。藉丁憂解組。潛回家鄉。以避禍患。修心改過。承悅二親。不失孝道。其餘兄代彙緣。以保萬全也。伊從之。交割已白。與姑母表兄告別。錦旋抵家。骨肉慶幸。悲喜交加。戚友聞之。登堂拜賀。咸謂家無浪蕩子。官從何處來。甯非受祖德之蔭歟。有女家知其未婚。爭相與諧秦晉。（二國名世世連婚）而逢辰誓非息媯以銷魂者（春秋息。侯之夫人絕色，楚文王見而消魂，滅其國，載以歸，後自殺）不願也。選擇既苛。驟莫可得。時有士女名如蘭。籍係富春。因遭家難。有桐縣巨賈。見女嬌嬈。買為媵妾。奈賈妻妬不相容。命人載女出桐江私鬻。逢辰於途邂逅。（不期而會也）見而艷之。出厚貲納為室。繼又列二小星。（小妻也）以盡痴人艷福。但羣妾因寵生嫉。傾嫡爭權。互相魚肉。而逢辰猶醉戀溫柔。彼此迷惑。莫能為主。眾妾私賂巫人。許以專房之寵厚謝。遂致爾攻我鬪。魔術齊施。逢辰竟受魔殃為瘋人也。二

親苦之。聘道者鎮壓不效。千方施法。終無一靈。幾將餘貲消耗殆盡時里中有降真壇仙乩靈驗。亨嘉即往叩焉。判云。

爭權奪寵自招殃。

負約亡人有范莊。

貪酷安榮應有報。

藉端為祟早修功。

亨嘉察知范莊。必為兒子前任之假父母。因負其約。纏擾不寧。其禍端由眾婦巫魔鼓惑。殆天施降罰耳。復叩仙真。許為立功。繼范氏之嗣。乃蒙賜符丹。鎮服並施。一濟而愈。心暫明了。家因是破焉。羣妾即私奔逃散。惟蘭國獨存。安貧燕好。後舉一男。二親竟相繼沒。喪貲莫給。幸其姑母厚恤。得安窀穸。後受表兄念舊提携為司書。誥誡痛悔如夢初醒。深自怨艾前非。更加省修。而行美舉矣。倏忽子婦成雙。年將四九。遽一病而隔人寰。魂至泉壤。冥王即判范安祺曰。爾子官途不祿。由夙債所招來。竟飾智（弄巧也）行欺。以逢辰魚目混珠。濫竊權位。希圖徼倖。取利於中。能無過歟罪當處爾。姑念素無別過。被辰所負。償報來生。使轉為吳通。莊氏轉為蔡氏矮。仍為夫婦。結未盡緣也。復判伊逢辰青年恃愛生驕。變為浪蕩。敢以竊權取利。飾詐欺心。尸位素餐。殃民枉利。利己負人。致范莊憤死。倖逃法網。猶不知修。反狎妓色。置妾爭端。釀成身家之變。幾喪殘生。罪莫可逭。律當重處。以警將來。然前根未泯。後知改悔真修。一段恩冤。先使報復。判轉林圯埔地方為吳通子。名雲從。半生蹇滯。災險頻逢。財之一字。聚散無常。以償前孽也。而麗姝以章臺柳。不貴自持。得新忘舊。變換無恆。色取逢辰金貲。私就方良好事。負己負人。債豈能免。而罪亦不勝誅矣。姑以先施轉報。罰及將來。命投曾氏女。為雲從妻。以盡犬馬之勞。同受甘苦。報負金而續孽緣也。各須依判。以赴生期。餘不盡述。

查吳子今世即受聖化。厚道安常。圯墁（泥土工也）立身無奢無諂。志亦可嘉也。然屢遭奇數。險厄疊逢。災病魔殃。幾成顛倒。實由夙業招來。宜乎勿憚修補。前程不遠。賴子志所黽勉而致耳。

人世孰無過。須宜及早修。

昧心終害己。伐性更招尤。

好結情絲網。貪迷利慾頭。

一朝遭憲法。骨肉盡無周。

### 任副主席顯化真君趙 詩

性猶川水任西東。順逆風波勢不同。

林茂泉清資淑氣。恩施德潤沐休風。

和衷處世間非少。淑己為人美化隆。

鑒古觀今為法則。福緣善慶勵斯躬。

### 福緣崇篤厚 因果

夫人之行善作惡。視聽云為。莫不由心所基。形于外。發乎四體也。修心養性。全乎其本。故君子慎其獨者。是防善惡之漸耳。昔有彭兆宗者籍居福建興化府莆田縣。烏石山人氏。父名錦。母林氏。甫三歲。嚴慈罹疫雙亡。亞父名文。遠出行賈。受嬸楊氏鬻養提撕。家無升斗之糧。依人作嫁謀活。兆宗及長。性頗聰慧。篤厚於親。深懷孝義。為九華山下池封翁牧羊。得其值數圓。以資窘用。然必夜歸伴嬸。免其孤寂。沐雨櫛風。亦所不辭。出勤入謹。頗受池翁所器重。益加獎勵。轉瞬數年。已將弱冠。時翁有婢名杏花。頗風韻。性弗馴。見兆宗疊眼目傳情。希圖苟合。而宗篤厚却之。失所望。竟與翁之外姪通。甚欵密。未幾腹有胚焉。被主母察覺。究與誰戀愛。答以翁姪。查之云無。怒污門第。日受箠撲。困狽已極。將處於死地而後生。杏花忿無可洩。私自懸樑。宗見救而復活。代為主求饒。翁言欲留不可。勉作人情。休於母家。立迫之出。然杏花因母氏衰零。無家可歸。宗乃引他權依嬸氏。欲代擇配。而楊氏竊為宗曰。姪今無婦。盍以此婢偶之。天假之緣不可失也。況我家貧。舍此何求。宗曰。對翁不便。事涉嫌疑。誓不為也。卒嫁成雙。孕產一男。杏花感活命玉成之德於不置耳。楊氏怒姪之癡。加以夏楚。逐於他鄉。永不相容。泣別池翁。將遊異域。翁憐之厚餽(音匱送也)以贖(音盡送行之禮也)直到晉江販魚為業。時沿江巨室。市房甚多。租於白氏屋以居。然該屋多白夫人贈嫁產。每歲底必命婢媪來徵其租。不假手於僕。無追呼之擾。宗便而安之。雖小負販。性猶豪曠。急人之難。一日市中有婦携一子約此間。今災過將歸。痛無貲斧。欲賣子情不忍離。徘徊無策。飢火中燒。故特哀憫耳。詢其需錢若干。可抵鄉里。曰但得千文足矣。遂引歸如數與之。人笑其愚。已不以為意。未幾臘殘歲改。眾戶祀神。其俗恆多市紙鏹。以帛為之成銀。置筐籠(籃之類也)中以兩人擡之而言曰。今日掘窖藏矣。是為來年富厚之先兆。此乃達巷小民多行之。大方家不屑為。亦莫知此意也。是歲兆宗祀神將畢。值白氏徵租婢至。即延之飲。曰祀神方已。財神即來。明年財當大發。請先飲此福酒。然後持房金去。歸以實對。夫人必不而(汝也)責也。婢飲畢去。因事再來。正逢兆宗掘窖藏以瘞紙鏹。時不敢驚動。即歸以白夫人。然夫人已老。見珠寶甚夥。(多也)未曾見藏銀。令婢復到。欲丐(乞也)一錠觀之。以博眼界。宗笑曰。此乃俗例過年之口采。非真獲窖藏也。安所得銀以奉夫人乎。婢艷然(怒色貌)曰。若(汝也)真小家氣。夫人豈昧爾一錠銀。而飾辭拒我耶。宗力辯其無。婢大怒曰。此屋乃夫人之產。窖藏出於屋中。豈容據為己有。歸白夫人。必令有司處爾矣。竟拂衣去。宗驚訝不已。少頃婢復來。將命(傳命也)曰。夫人知掘窖藏者忌驟用易盡。持此元寶二。以易一錠銀。為若(汝也)將來營運獲利倍蓰(音徙數倍也)之兆。幸毋再却。宗欲有言。婢怒以目。曰。既承夫人諄諄。何敢終秘。乃從窖中與一錠曰。速鎔火漆。和泥以塗之。如其言。色黦(音伊



黑貌)而黑。土色斑斕(斑斕色雜貌)望而知出自窖中。婢喜携之去。旋復來曰。夫人謂窖留以遺子孫。命以二寶。及今年房租為贈。不爾較也。宗意外得此五十金。大喜過望。此天假以報厚道者。自棄販魚業。即設小雜貨店以自贍。開單赴行。批價應市。大獲蠅頭。不數年頗有餘蓄。時行長陸翁。知其為人未有室。意將少女錦雲贅之。即令掌判說合兆宗自以蒹葭依玉樹。(曰借戚屬之光)藉受榮叨。喜而不勝。諾之。擇吉以成嘉禮。合卺夜。女見新郎。粗而不文。如村家子。甚不愜懷。(不悅於心也)其驕養之故態復萌。夫婦之緣阻矣。然陸翁即命兆宗徙合經營。效晏子風。宏業丕振。兆宗知妻憎嫌不納。私買姬妾字珊。美且媚。築廬以居。倏忽兩載。生子女各一。陸翁知之。責以偏私。宗以妻嫌告。婿為宗挑大計。不得已耳。翁亦明於理。以大義責其女。而女反妬火中燒。與母范氏。朋比為奸。抗拒相逐。即到妾所。撒擲一場。將戕所生子女。幸翁婿馳至救護。料其勢難相容。陸翁即具數千遺宗曰。賢婿權携歸籍。小女過於驕養。致昧大義。容留教訓。方為爾諧。幸念前情。勿相棄也。言之淚落。宗以婉言勸慰。洒淚而別。買棹回鄉。其叔自恨命不逢辰。身多灾故。竊以姪兒將長。聊可相依。即回家察知被逐之由。怒撻其妻。舊病復發而亡。楊氏哀悔成病。輾轉(反側不寐)床第。隣人憐之。鳩貲市櫬(音歲棺之小也)入殮。迨兆宗回來。悲傷莫名。以安窀穸。楊氏羞悔前過。有愧於姪。而宗親事湯藥。慰曰。姪受鬻養之勞。恩同天地。今幸邀天眷顧。謀為遂心。正思圖報于萬一。並陳始末。楊氏見姪婦孫曹成雙。心亦稍慰。但半生福薄。莫可消受也。偶受傷寒。轉增病勢。醫卜無靈。隨先夫於地下矣。際此雪上添霜。悲不勝悲。宗以親禮厚葬之。未幾服闋。忽接陸翁來書。言女已遵姆訓。內則知修。不日遣介送來。囑其勿罪往咎。使侍巾櫛。琴瑟相諧也。宗領之。未幾女果與紀綱並至。珍重翁言別去。宗見陸氏。低心下氣。不似前時。謂曰。拙自揣駑駘下來。(駑駘音頑馬奴胎劣也)難偶勢利家之緣。鷄羣棲鳳。未免有羞。即有糟糠(貧者所婦同食喻夫甘苦)婦。不敢復辱玉體。名分雖然。何妨兄妹相稱。以盡報翁之惠耳。陸氏聞言對曰。妾幼溺愛於父母。婦道未嫻。至於驕傲。繼受嚴命。申以大義。如夢方醒。羞悔莫及。蒙君既往不咎。全我玉碧無瑕。願生守以結後生緣也。營別室以居。數載即沒。宗痛之加禮。自此守成善後。見兒女成立。完向平願轉瞬節更歲改。年屆花甲之期。上巳日偶患採薪之憂。病轉劇。竟同古人入夢千古矣。魂到幽冥。王判曰。爾能負販好義。完人骨肉。見色不迷。誠有可嘉也。但半生苦志。願未盡償。使爾來生得受安樂。轉生臺島斗六地方林認為子。名報得。而彭文一世徒守清貧。查無別惡。使轉為林認。楊氏轉為廖氏。仍為認妻。與報德重結骨肉之緣。以報生前養育之恩。陸氏錦雲輕嫌夫主。婦道失修。理應重罰。姑念後知痛悔。字白一世。約訂後生緣。使轉楊氏為報德妻。持家益內。克諧上下也。判畢各赴生方。餘休多贅。

查林報德此世。守成善後。守己營生。厚道為人。善心未泯。亦為可嘉。然時光不再。以德為先。黽勉於斯。不負人生一世。後果前因。同為一轍。可不勵哉。

一世休多負。駒光瞬息遷。  
立身德是本。克己善為緣。  
慎行須規正。悟真勿着偏。  
六親皆有數。鑑此勵更堅。

### 任左主席普濟真人李 詩

桃李春風展笑顏。維賢是寶邇人安。  
榮枯動作機關合。禍福念頭變態間。  
千古已昭生死恨。百年長作淚爛斑。  
心猿意馬忘修省。造化無私本好還。  
偏聽失堅持 因果

夫善為福之基。惡為禍之漸。人莫不有知。是不擇善而從。其不善而改也。故善惡兩途。在乎正念偏聽之間。以自召耳。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桃花村。胡得霖者。幼失怙恃。子然一身。無所棲止。賴戚友覆翼以長。年十五。隨戚友學貿易於沔陽州。不料戚友病篤得霖頗知大義。日夜侍湯藥。奈醫卜無靈。竟沒。哭之甚哀。乃將旅橐市措厚殮之。泣求來客之漢陽省者。附舟以歸。臨別焚楮誓曰。得霖始從戚君來。不克送君返。敢有冒昧分文者。鬼且殛。神且誅。誓已大哭。聞者感其情切。為之流淚。然得霖由是益窘。舉目無親。竟流為丐。但性靈敏。貌頗不俗。每以良言編歌。藉以勸世。故人喜贈與之。時有卻月城。孝廉溫平。見而携之回。作童僕之列。勤于事。得人憐。村之巨室。咸招得霖司奔走。以故傳食得不餒。久之畧有積。得隙地。結茅棚大如斗。外繚（音了圍繞也）土垣。中種蔬菜。漸免託沿門鉢。巨室欲豢之家不可。欲配婢亦不可。告眾曰。男兒不能自立。何以為家。倘荷諸長者蔭。亦非終歌朝雲（江南弄曲言巫山神女之事）者。一日提甕倦臥井畔。聞雷聲殷殷。知山雨將至。蜷（音權虫行詰屈貌）伏棚底。至晚雷益迅。雨更急。電走金蛇。鼻觀透硫磺味。得霖惶恐伏地。自陳曰。某年二十。素無愧作。惟撇父母墓於鄉里。清明無一盂冷麥飯祭祀。甯上蒼欲擊我頂耶。頃之霹靂震嶽。若有巨物骨董（物落水之聲）墮中庭。意為雞爪尖喙者無疑。瞑目待斃。久之。雷收聲而雨亦霽。濕雲縷縷裏銀蟾。倏瞰明滅。菜畦中果有一物。黑摸索。觸手軟膩。燃火照之。則一端正好女子。衣樸素盡沾濡。（受濕也）鼻端猶有喘息。體尚濕暖。昏昏若睡。呼之不應大懼。鬼耶人耶。反扃（音耕外閉之闕也）短扉。衝泥走告溫平。不深信。言之確確。遂起。遍叩村人扉（音非戶扇）邀往覘其異。每人篝（音勾以籠蔽燈也）燈。明若晝。比至則女子已甦。嚶嚶（音嬰鳴也）細泣。見大眾環己。灼怛（心焦灼如櫛怛）無一語。溫平命人扶入棚。即藉得霖榻上眠。眾席地坐詢之。女自云溫姓。小字桃紅。所居為極大村莊。居人甚夥。距郭甚遠。不知隸何郡邑。多兄弟姊妹。惟己獨得父母憐。閨步不履闕。故不知外事也。是夕正衽歌滿

子。(曲名也) 後入已房闥。頭忽眩暈。心雖了了。而耳鳴如鼓風濤。(風波也) 身輕若御雲霧。旋更昏瞶。比醒即不知何故至此地。衆覩其妝束若吳娃。(吳好女地子也) 聽其口音若江浙。問伊父母氏名。搖首示不知。婚聘亦搖首待字。温平喜曰。此吾同宗也。若是當何法為爾寄音耗。女子哭甚哀。温平憐而止之。與衆耳語瑣碎(煩細語也)者久。告女曰。此為得霖居。彼此怨曠。(男女未得婚曰怨曠) 天涯海角相遇。乃鬼神撮合。雷霆主婚。僕與爾同姓。論年齒。可為吾猶女。(姪女也) 擬遵天意。以汝為妻得霖可否。女低徊(低徊俯首而思也)久之。翹首四盼。温平急推得霖示之曰。是兒雖貧。諒非終於貧者。女睨之。意似許可。而得霖面赤汗流。向衆力辭。温平曰。痴男子常守鰥耶。天意已定。違之恐不祥。付之老父。釀金貲。謀花燭。頃刻得五十金。夜向晨。村婦咸至。爭出衣裙釵鈿。為女助妝。妝竟美麗絕倫。小市酒穀。即日合卺。明日女親詣温平膝下。作螟蛉女。温平始疑女必嗔得霖貧。久之竟伉儷。日久同操作辟繡(音碧盧製蘇也織之曰辟練蘇曰繡) 索綯(音逃作草索)分郎苦。一日夫婦携鋤刈蒿蔚(音高尉草多也)忽見兩金鶯戲於庭。倏上下鳴且舞。女戲以竹竿撲擊。墮地沒。掘尺許即得黃金二餅。得霖欲易以市田宅。女曰不可。貧人驟得大財。徒取禍耳。郎曷走他郡。學賈數人歸。示人知富之有由來耳。妾甘為郎守滌洗(音洒漂辟洗也)作生活。量不致餒。得霖遂泣而別。往告温平。亦深以為然。並自任以照女也。得霖寬懷。徒步遊江南。詣皖(音緩安徽為皖省也)之鍾離景叟巨商也。凝視其相詫曰。君當厚福。奈何草衣芒履。掩人耳目耶。霖遜謝直陳。迺延歸禮貌之。曰以君相運。宜力經營。某雖不才。願玉成之。勿相負也。授以白鏹五百。曰且之江南學負販。無論何貨第運之。虧不汝怨。盈即除母分子金。霖諾之。即到江南。訪知販豬利息厚。遂投牙行。以五百金盡作孤注兌訖。白足走泥淖。行止江口。正喚渡。忽有放飛炮者。豬驚逸。盡入蘆葦之中。呼不出。再痛哭欲覓死。又戀(依依不舍也)五百銖無已。然亦莫可奈何。效吹簫乞吳門。少憩(音契息也詩召伯所憩)於山坡樹下。有牧羊老翁。相視大笑。霖怒盛氣相向。翁笑已語曰。我笑客痴蠢耳。語云。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客經此地而不問俗。恐終老於此矣。怒何為。語畢逐羊將去。霖聽其言詞可駭。卑詞求教。翁正容曰。客如此。老朽不得吝言矣。此地有社神。在山之南。最有靈應。村民畧有觸犯。災禍立至。各行商賈經過。必備儀帛祭祝。否則家中物常恐有失。何況客販之貨。係藉步行者乎。客不急祭。人且有禍。何暇問畜乎。霖驚問需何物祭儀。翁曰。此即不拘。大則羊豕。小即鷄鳧。語畢望森林深處而去。得霖性剛執。以翁語涉怪。初不信之。率伴重追。而豬雖在望。相散愈遠。無奈覓至社頭。試跪祝。愿於明早以鷄豚祀神。祈神庇佑。祝畢。甫回舊處坐。則羣豬已集。無勞更尋矣。霖雖訝神靈。而怪神貪。即逐下船。行五里抵城。寓逆旅。即賣豬處也。適江口船泊五六艘至。驅急渡江。蓋船即江北豬行。來迎客貨者。約值五千金。而霖知價昂。復堅持價。牙行曰。遲即殆矣。霖不聽。明日價更增。三日後。霖心怯售之。得八

千餘金。存金更票帙。歸鍾離告景叟。自霖去後。夥人咸云霖遁必不返。而叟不以為然。至此霖歸。衆疑始釋。益張筵酌之。呈票符。白顛末。叟笑曰。神既有靈。理當酌謝。何以怪為。霖曰。神宜正直安民。反貪賄而害世。必焚牒告於城隍耳。景叟笑置之。復以七千金假之。副以幹僕。囑再之江南。日遇貨即運。無不利也。復到牙行購豬。數日運到前處。登陸宿于舊寓。是夜主人治酒洗塵。（客初到治酒以待日洗塵）席間話及神貪之事。不勝憤憤。其友曰。如此貪索。何以為神。曰吾將作狀告于城隍之前。遂向東覓紙墨。託友代庖。（代理作事）盡述其狀。詞成共視談笑。曰。幸神不在此。汝得妄言因執詞燈前焚之。得霖方怪友燒詞。忽而酒酣。身體困倦。隱几而睡。有皂衣吏二輩呼之曰。汝欲告狀。何又不去。霖曰。詞已被友所焚。皂衣吏曰。几上非耶。速拾同往。霖視之。告詞依然尚在。遂袖之。尾皂衣吏出門。足不停趾。至一處。高門宏廡。仰觀之。直牌森然。乃城隍廟也。皂衣吏先入。囑少待。俄而雲板響。鼓聲敲。城隍視事。傳霖入跪。遞呈案上。神閱畢。援筆而批云。某社神。巡守一方。血食有定。何得擅作威福。戲人弄畜。致行旅畏驚其途。陽間有神私之誚。亦瀆慢有咎。律應示警。着明午刻。於陽世官長處。受刑杖二十。語畢。而城隍已命將社神提到。皂衣吏曰。被告至矣。霖回視則一人青面紅鬚。怒目相視。大驚而醒。乃夢境也。揉目定神。則几上燈火猶明。其友尚與主人閒談未睡。因以神批述告。咸謂幻語。霖獨以為真。明晨卧床不起。飲食亦於榻上。冀延免午上官刑。其幹僕因霖性執亦聽之。先驅豬一半。赴市發售。餘者在店。及午刻。適邑令往鄉回。街頭喝道聲高。金鑼大作。霖販之豬。時在店前。聞鑼聲作。望人叢中驚奔。送至邑令大輿下。狂縱而前。邑令竟被撞下街心。各役疾忙扶起。而衣己為泥污。怒問豬為誰縱。旅店主人恐罪及己。直言霖客。問客何在。答以一赴市中。一尚晝眠。命役提睡者出。即當街責霖二十板。夥因赴市。寬置不問。起輿而去。霖被責回店。自思神語已驗。但社神革職。不知何狀。亟往視之。則舊像已頹。問之鄉人。各稱夜來狂風驟起。神前樹木。盡作怒濤聲。神像無故自頹云。霖益信神之正者。褒懲無私也。迨貨輸出。計獲巨萬。再詣景叟曰。可矣。分子金與之。得數千有餘。欲妻以女。辭曰。家有糟糠。且別三載。不欲效薄倖也。問何如人。述前事。叟驚曰。其面龐（雜亂充實貌）團白。修眉桃口。字桃紅者耶。曰然。曰叟何以知之。曰。此吾姨姪女。渠父母皆江浙人。流寓於皖。亦富家翁。其居在敝村之南。大樹千章。裏竹樓者是也。某年月日為雷雨攝去。安知為君夫人耶。詰朝引霖見温翁。一家沸騰。歡笑狂喜。急欲見女。遂由淮駕海舶。親送東床運貨返。不日抵郤月城。骨肉相聚如夢寐。悲喜可知。遺奩具極豐。并厚酌孝廉。與之聯譜系。居半年。携婿家同之皖。女曰未可。兒不忘村人德。遂出金厚酌村之貧乏者。後同歸岳氏以居。轉瞬温氏生一女。因體羸多病。意為夫置妾媵。霖辭之不果。但念先塋久弛。覓堪輿（地理師也）回籍小牛眠（吉地也陶侃在一老父日前岡見一失牛不知所牛眠地若葬位極人臣）地。時有鍾奇善青囊術（即青囊經相地者之稱）其性豪放不羈。挾術遊江湖。獲利疊作冶遊。既受得霖之聘。往視墳域嘆曰。

白虎當頭。青龍退位。山斜水背。定卜子孫飄零。流為丐子也。霖聞所斷無差。傾心佩服。請營佳壤。鍾奇曰。十年看地。三年點穴。福地豈易求哉。君如忍待。拙當推誠効力。霖喜而厚待之。忽將數月伴師覽勝間遊。偶步桃花洞夫人祠。洞口清陰。山環水繞。藏風聚氣。朝拱天成。雖與祠址相連。而分脉獨結葉下仙桃。獲之子孫定綴高科。簪纓不絕也。此非萬金不足以獻者。霖固求之。曰。君非誓約。使後世以台（同余平音）為口實。（俗言話柄也）從我所欲。求無不與也。霖惑其言。向桃花夫人祠誓曰。某若負師恩不報。願受兵火之誅。鍾見其誠諾之。霖益加欵洽。知其性耽花酒。伴往青樓。因是各有鍾情。留戀溫柔矣。一日朝出山南。有姑嫂二人。貌頗嬌。因家遭不造。遇疫亡。數口無依。被姑親賣於青樓。不願接客。鴛母凌辱難堪。私逃此地懸樑。霖見而解其懸。問其姓氏。婦曰。妾韓門許氏。此小姑字粉娘也。霖憫其衷。慰曰。草舍不遠。敢屈芳趾。容圖兩全。婦感之同回。霖為妻白其為。亦接洽盡誠。住數日。鍾奇復來見二女問何所自。霖詳陳之。曰。二女無家可歸。盍為爾我謀乎。霖然其言。妻預知及。諫曰。良人既救之。復亂之。於德何有。九泉有知。甯無恨耶。况鍾奇亦非善類。是挾街以取利。君毋執迷。致受其愚。願早遠之為愈也。霖艷然不聽。竟以許氏歸己。韓氏妻師。二女念其恩勉就之。共處一堂。而鍾奇自顧有室。意永與霖相依。乃着意擇吉。為霖先骸營葬。均有異徵。頂卜將來佳兆。然師同住。心恐分穴之榮。竊懷妬忌。乘師遠出。久而不回。韓氏受其豢養。意將自恥。謀欲私之。温氏察知夫意。復勸不納。後竟相染情密。妻怒而歸母家。二女得專寵幸。各舉一男。誕時有紅光之異。以為吉穴餘蔭。迨數年鍾奇歸來。察知妻有私情。子非己出。而霖誼不若前。備稔相背。含忿不言。強笑為霖賀曰。數年遠客。家慶添丁。幸何如之。霖曰。丁雖添而財不聚何。鍾奇思他誓約未久。如許（猶言如此）汗盟。（指背盟也）他年子姪登科。則吾無容身之地矣。主意敗之。笑曰。君先瑩應卜丁貴。而財微者。因洞口分龍處。怪石歲龔巖。（危嶺也）勢如鼎足。若三者去其一。使中峯不致破腦。而成玉枕。朝拱停勻。則財恆足。丁貴相連矣。霖信不疑。倩石匠去其中峯巖石。師觀葉下仙桃。既去其蒂。桃不得留。不久頹敗。即欲携妻子歸籍。韓氏不願偕行。霖厚遺其貲。挽留其妻子。鍾奇遂棄之不顧。遠去不還矣。霖竊為得計。那知事未數月。滿門抱恙。二子病重而殘。韓氏許氏。被鴛母偵知。以拐誘訟霖於官。連年不解。至于家業凋零。囹圄（音非語獄名）抱痛。始悔偏聽失堅持。負人終負於己。自作自招。噬臍何及。後賴妻家暗裡賁緣。温平從中調折。始得釋事出牢籠。至此親友物故。冷暖無常。幸妻温氏將私畜餘貲。仍使重整舊業。奈命不逢時。營為挫折。乃作嫁依人。以圖温飽。然慮後思前。儼如春夢。頓覺一切皆非。洗心革面矣。迨女及笄。坦腹束床。（選婿之說）贅婿陳森文而善賈。繼前志。後亦成家。俯仰始得無虧。益加濟施樂善。勘破几情。而温氏一病辭世。己亦知命之年。偶步村間。遇丐婦病斃途次。霖見憐而埋之。凡有義舉。亦勉而行。倏忽夏過秋來。疾抱河魚。（腹泄病也）漉瀉不已。數日嗚呼。了却人生矣。魂歸幽界。王依法判曰。胡德霖由孤流為丐子。守

志而編歌勸世。受人栽培以盡情。臨財不苟。舉止堪嘉。胡乃一朝驟發。濫想非分之求。既知活人命。復加亂以情。貪得無厭。隗于嗜慾。雖從地師之說。何背誓於一時。鬼瞰其衷。默施報應。致成家變流離。罪由自招。孽從己造。律有明懲。法當重罰。姑念知悔身後。美舉奉行。以功抵過。孽報來生。判轉臺島嘉義轄下。為李家子名寶。早年遭兵火之殃。以報負師之誓也。而韓氏許氏。既不願為章臺柳。懸樑以盡雅操。遇得霖救護。以身而報其恩。韓氏不該背鍾奇以從霖。大義乖張。倫常顛倒。法不寬容。先施警斥。姑以恩冤相報。罰及將來。命轉張氏為寶妻。許氏轉投鄭女。為寶室以償冤獄之辜。其丐婦守操半生。別無大過。受霖掩骸之惠理當報之。使轉蔡氏與寶結露水之歡。為小星之列耳。然戚友提携得霖之德。未受報効之情。判生李祥為寶之父。其地師鍾奇。既精於藝。宜懷心德待人不該狹邪之行。成得霖佳地。復敗其吉穴。使他陰陽不利。剋伐交攻。家族喪亡。罪責不淺。法難輕恕。重加嚴懲。慈念後知改悔。格外從寬。判轉女身陳氏。為祥之妻。苦樂備嘗。以償前咎也。依判各赴生方。餘不備舉。

查李寶生平處世。厚道堪嘉。早年遭兵火之傷。業由夙世所造。幸前根不昧。得以險處逢生。更能守志克承。光前裕後。善心不泯。以義是趨。半生利慾。黽勉自持。觀因果之循環。可不爽然乎哉。 又詩

禍福理昭彰。半生苦樂嘗。  
善緣藏福地。法界悟平康。  
貪戾終須報。孽冤理要償。  
慎修堪補過。滌慮洗心腸。